

東林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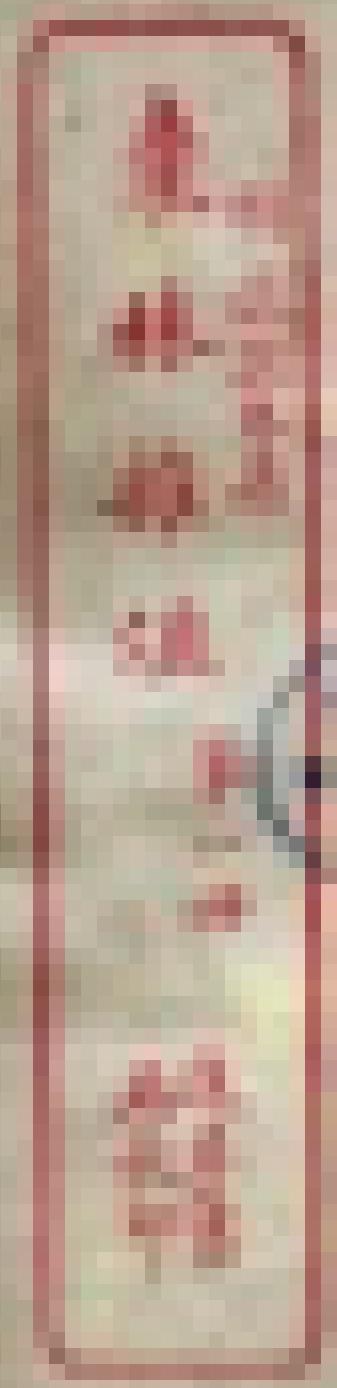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明談孺木著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明 談孺木著

象林雜俎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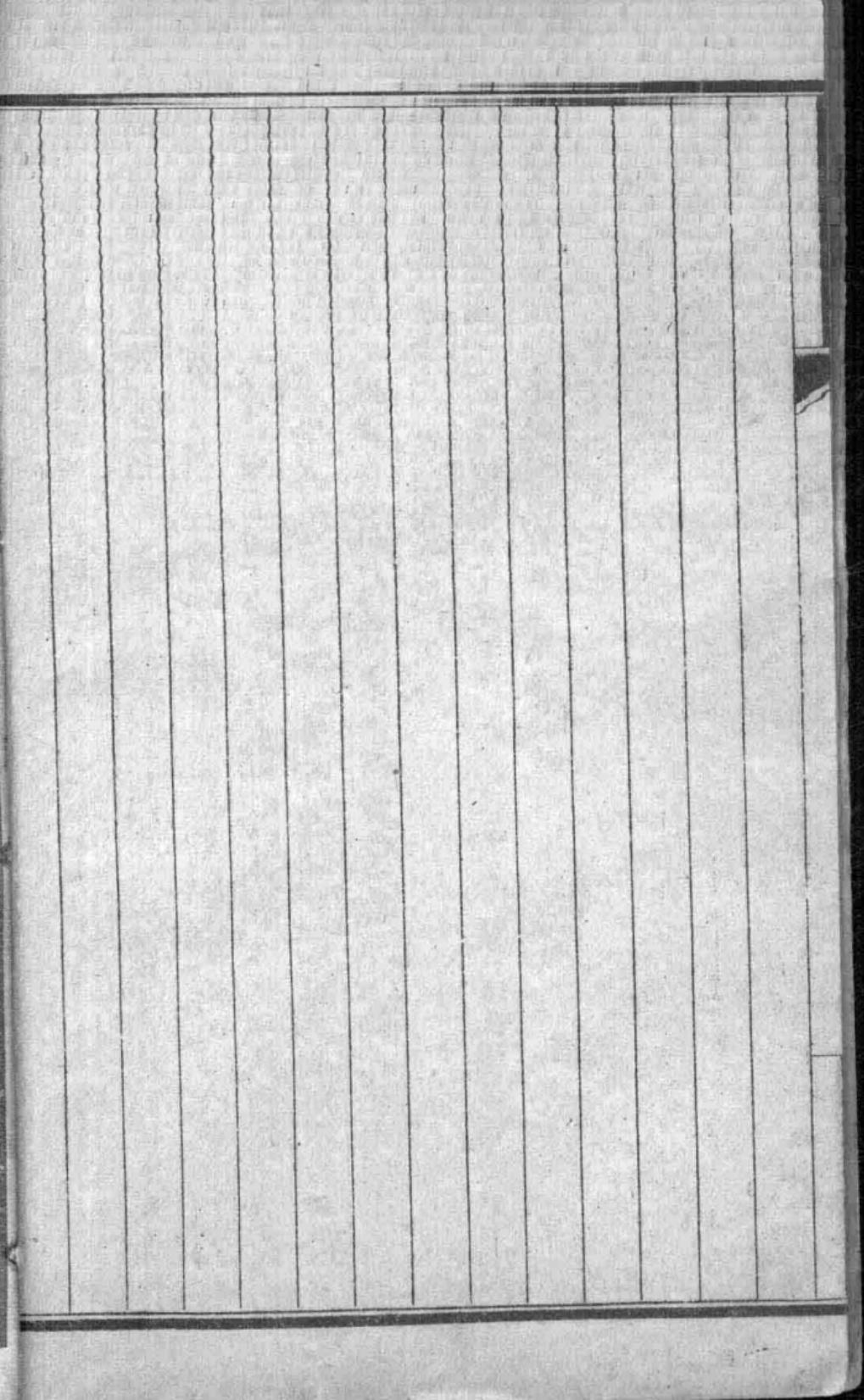
叢林雜俎提要

此書為明末鹽官談遷所著卷凡六目督仁聖義中
和大綱十八子目一千三百有奇都數十萬言上自
朝章逸典下至妖異叢綴無不畢具尤於有明一代
陰陽消長賢佞取舍三致意焉蓋當易革之際銅駝
荆棘薰牙春燈隱痛之深非一日矣作者抱良史才
其為當時張陽城高膠州二公所賞者豈徒此區區
小品哉然即以小品論亦足以饜飲後學於無涯書
名叢林雜俎蓋從其避兵之地以名之云

序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輒色然喜或書至猥誕亦過目始釋故多所採摭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寘也銖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鄰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漁獵羣秘領畧要眇何至觀書於市有目不得下有舌不敢吐乎哉今雖偏載瑣述未適於用而展卷澄鮮筆飽墨瑩誠說林之螯弧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熙而今已矣三輔黃圖之感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時崇禎甲申九月既望膠東高弘圖題於白門公署

舊藁二帙高相國序後歲有增定太傅西州之慟不止羊曇山陽鄰笛之哀矣矧向秀哉因錄原序技汨識其末江左遺民跋



國榷自序並凡例

亦左氏曰。明興垂三百載。治駿駿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謠言之木天金匱之藏。每乘輿代興。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竣。扃之秘閣。即薦紳先生不得一日覩。周秦以來。史臣有專職。亦有專述。故其官與業。交相勸也。

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晷。而前後有所編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築舍。非正三公而埒八座者。不得東如椽焉。且明初史館。布衣亦尚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車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屬。即公車之雋。或才如班固。未始以概進也。噫。明之于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偷。垂三百載。而無敢以左是應者。神宗時。陳文憲銳意于史。而史竟烏有。雖文憲不克襄事。脫幸而史恐不堪。應者。何論雁行也。計其時。瑯琊新都雲杜二三君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漫勃之用。又曷史哉。故史至明。遂以私而釀。隘泌陽之愴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也。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褊忮也。而史。史之權不有所缺。則有所避。蓋棺事定。革除事已。蕩為飄風。冷塵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頑民。所曉然刷洗者。十一耳。永陵議禮。至于今。甲可乙否。聚訟之古。敝而猶新。此將何以衷之也。口定慶實錄告成。俄而

在事諸臣。半削籍甚則投繯謝也。以國家忠厚鴻龐。昌言無忌諱。而千載上腐形餘
波。高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挂枝耳目。盲之誣。淑之短。赤之
僭。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命諸臣為晉史。始割綴而不適于一。永叔為
五代史。則著為新唐書。則不甚著。天下事成於獨而散于同。比是也。明作者非一。
如韓簡子奪之間。失得相半。鄭端簡號為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
鄉鄰故史而隱忍以沒。又其初。皆不踐承明之廬。雲杜寄徑非久。遂老簿書錢穀間。
史才難得。亦難失。當寧或任耳。不復任目。則雖能史者。有推謝規避疇。以身為射的。
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憇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於謬陋
膚冗。益有所損益。閱數歲。裒然成帙。不逐灰棄。舉而薦之鉛槧。笑古人之未工忘
已。事之已拙。諒哉。雖然。塵飯塗羹。戲之云爾。持以質大君子之門。方土龍芻狗之不
若。何況乎錦最也。

天啟丙寅二月朔。談遷書於棗林之容膝軒。

此內宦舊稿。嗣更增定。觸事悽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覆瓿。聊
識於後。遷又跋。

國榷義例

橫木水上曰榷。漢帝主榷商稅。今以榷史。義無所長短也。事辭道法。苟權而字衡。之大抵寧潔母靡。寧塞母猥。寧裁母贊。若亥豕之訛。雌黃之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於百謨之下。

宣尼又言文勝質則史。柱下之藏。早見其端然純任夫質。不曳圓冊。即斷爛朝報耳。文獻足徵。則闕疑傳信。學識以濟其才。亦千古存質之意。實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往往甲涇乙渭。左軒右輶。若事鮮全瑜。人寡完璧。其何塗之從。曰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採。否則間徵一二。毋或輕徇。

國初沿宋元之習。文多弱蔓。弘正間漸尚氣格。而叙事之文猶故也。章奏最繁。無已。讀輒不易竟。故十汰其九。鍊年鋟月。薄有去留。

司馬子長於漢初。曰沛公曰漢王。據實以書。後人或概從帝號。頗乖其素。今特如本稱。庶明履歷。

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偽漢偽吳偽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秦初未嘗臣六國。漢初未嘗抑西楚也。孝陵詔勅不諱為元氏。而諸家輒

以威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

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肇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
頒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奸之有繫於國者及閣部院則書餘不盡述諸王勲戚文
武三品以上薨卒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故文儀注節取
之不虛錄至諸書考証諸人評騭採其確竅者災祥寇戎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鷁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為六物察之知為鷁而退飛極
望如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墮石于宋五謂見有墮自天者察之石
也其地為采而數之為五蓋先有覩次得物次得地而後得數也。句不數字盡俯仰
之情態真聖人化工之筆。宋初穆修張景銳志古文嘗侍朝東華門適奔馬踐黃犬
門因各紀其事。穆曰馬逸有黃犬遭蹄而斃。張曰有大死奔馬之下。穆語大拙。張較
上而漏大之色則麟筆豈易擬哉。噫衰鉞遠矣。穆修張景銳在李孟之間天啟辛
酉直內禁讀陳述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易稿藁至卷百丁亥八月盜
賊其邊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恒借人書綴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
雖在百里之外徧考羣籍歸本於實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為善本。檇李沈氏武塘錢

氏稍略焉。冰毫汗鑿。又若干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劙。予病類之矣。江左
遺民談遷孺木識。

附錄喻叔虞國榷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之言。舊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故官秩不隸於柱下。筆札不給於蘭臺。版冊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犧象也。迨雲不待合而雨。河不北趨而南。天地寧而戎猾。夏天乃興。秦以廢古。書籍則火。孰敢搖筆而治丹鉛。腹誹則誅。孰敢張口而談國事。漢興初尚樸園。天又不終廢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參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為張本。孫盛以枋頭受哺。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如稼闥焉。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

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為一編曰國榷予偶游海上受而卒
畫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
聞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權臚記眉列赫焉後矣洵一代之鴻業也
夫以木橫水曰榷若孺木之所採輯鉅纖畢收久近並綜誠哉榷而取之諸家無
遺言矣孺木以帖括之暇而効為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朗而學贍故能成其
大志與今經五出手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謨則言治而不言亂訓誥則言治而
未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實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我
明之法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千古郅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明也宜
擣木國榷足以兼尚書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孺木得載筆
而升木无以大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是編且獻而藏之金
匱石室間野史云乎哉崇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應益撰

附錄曹鼎州談君墓表

看設內名遷守孺木海寧縣人初為諸生不屑場屋之辟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
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

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沙陽又多譏正仲。唐
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遷荒皇歲烈。皆
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
邸報。補其闕。大成書名曰國樞。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叙緣因。以顯舉世。
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為已有。君家徒四壁。立不
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
金本作平江府。今本作嘉興府。下同。
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諱。生北走高平。哭思
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
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
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躋
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緝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
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
列傳。故本紀以為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為通鑑之目。奈何今之

作者失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寒。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藉殘書數本。訛墓單辭。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曼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為□□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為按實編年。不衒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子祺。

求予表墓。余表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宋竹垞靜志居詩話

續。號。中。年。燬。于。火。乃。復。況。思。強。記。覆。閱。羣。書。詢。之。故。老。墨。枯。筆。充。饑。不。盈。齋。既。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為。當。仲。未。獨。以。為。非。有。答。左。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闕。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謚。法。大。小。行。乃。傳。公。旦。暨。師。功。肇。制。自。聖。跡。相。古。后。皇。陵。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慎。叙。法。宜。精。專。漢。後。辟。帝。諱。臨。丈。卒。拘。牽。唐。以。代。易。世。宋。以。真。易。立。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即。位。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略。全。屢。遣。奉。迎。使。事。无。禮。因。愆。及。半。裕。陵。返。黃。離。

位南偏初非因堯城。奪門言何論。梁瑤策始建。張懋冊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率
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越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謚說十五家。東禮
雖不然。盈廷以為是。橫議臣談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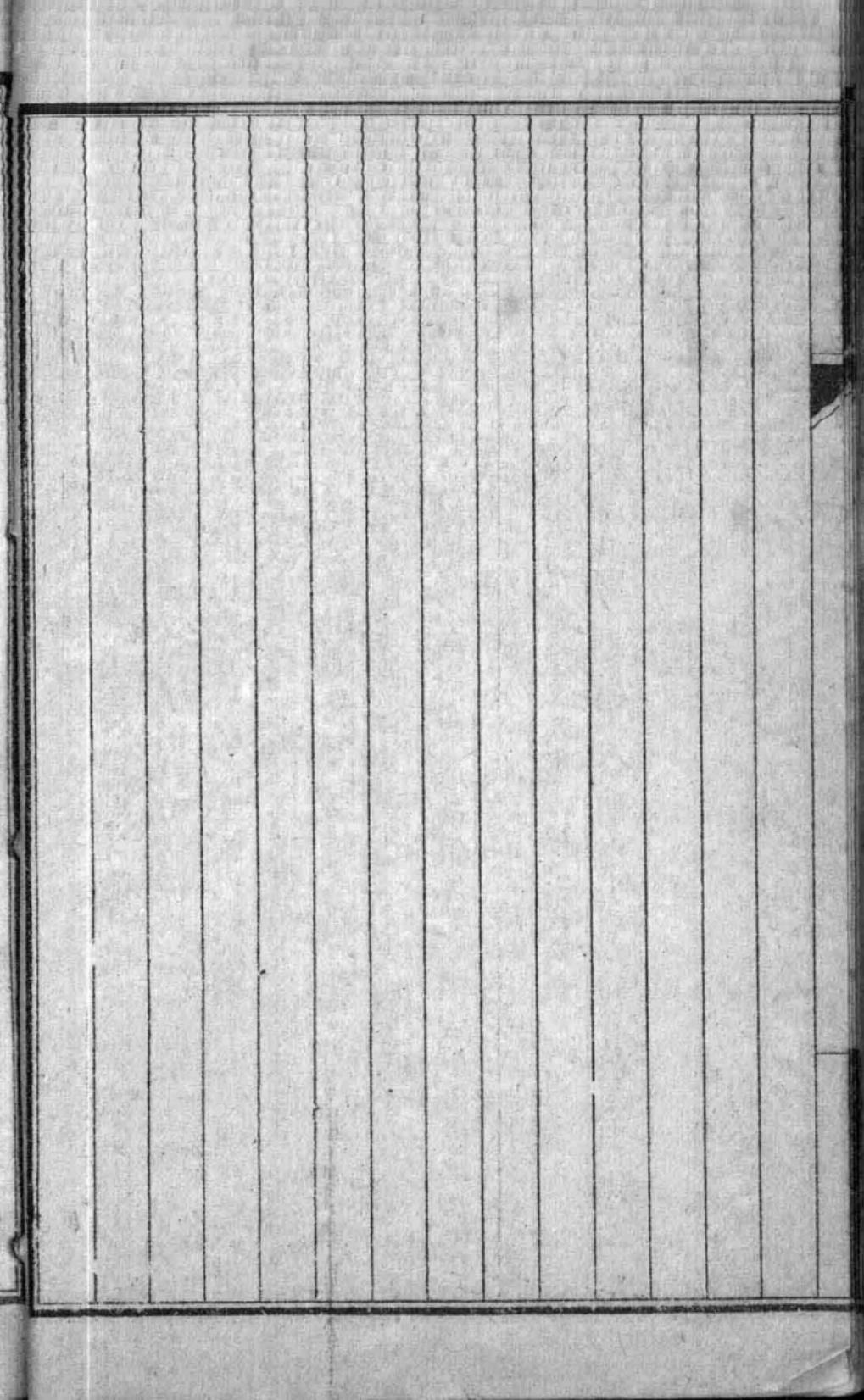


許公故廟碑記

邑人談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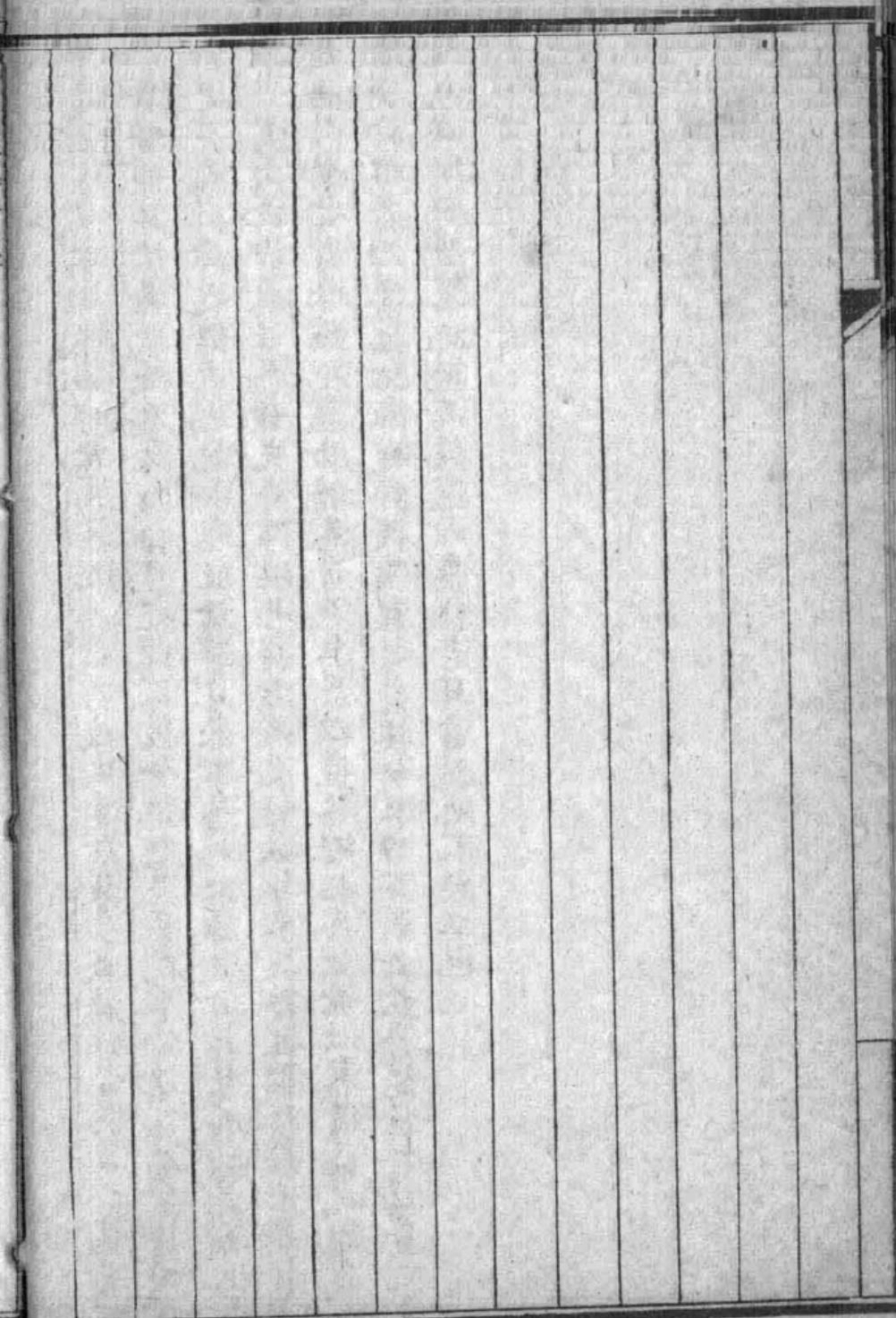
翳我鹽官。有忠節許公。殉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畢命僕師。卒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遁。反葬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葬洛塘南。意其時馬牧亭封。頽藻修潔。寧惟是三尺之土已也。宜有廟而掌故失載。臨安志云。雙廟在縣西。蓋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哀。不廟貌其間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未勒。申胥之祠額易訛。于是燭燈未滅。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遽真檮里。悲哉乎。後之人耽耽焉攘竊寸尺。盜能追尋。忠魂仰安貞魄。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未已也。併古廟而佚之。視若下鬼。夸于叢祠。名實俱喪。朕鑿亡聞。僅附公于右。沿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遺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徃蹟。幸釐正其事。以歸之我公云。

又跋云。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于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廟成于文龍許氏。不敢忘德。第以溷睢陽。非立廟本意。



題詞

吾僻處孤廬奪於帖括河東三篋既無亡書茂先連乘兼少載籍性忽忽善忘偶聆一事擊節私快適穎紙未及隨旬日之內不復全憶間追毫從事所佚多矣今晴輶軒之下材痴詒之餘嗑也說部充棟錯事見采事易蕪采易鑿舍其舊而新是圖文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失於浮浪也竊深戒之自數年來提鉛握槧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雖在雞肋猶為貴之矣系以棗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徙於杭者四傳德祐末避兵徙鹽官之棗林今未四百禩又並於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從庶以棗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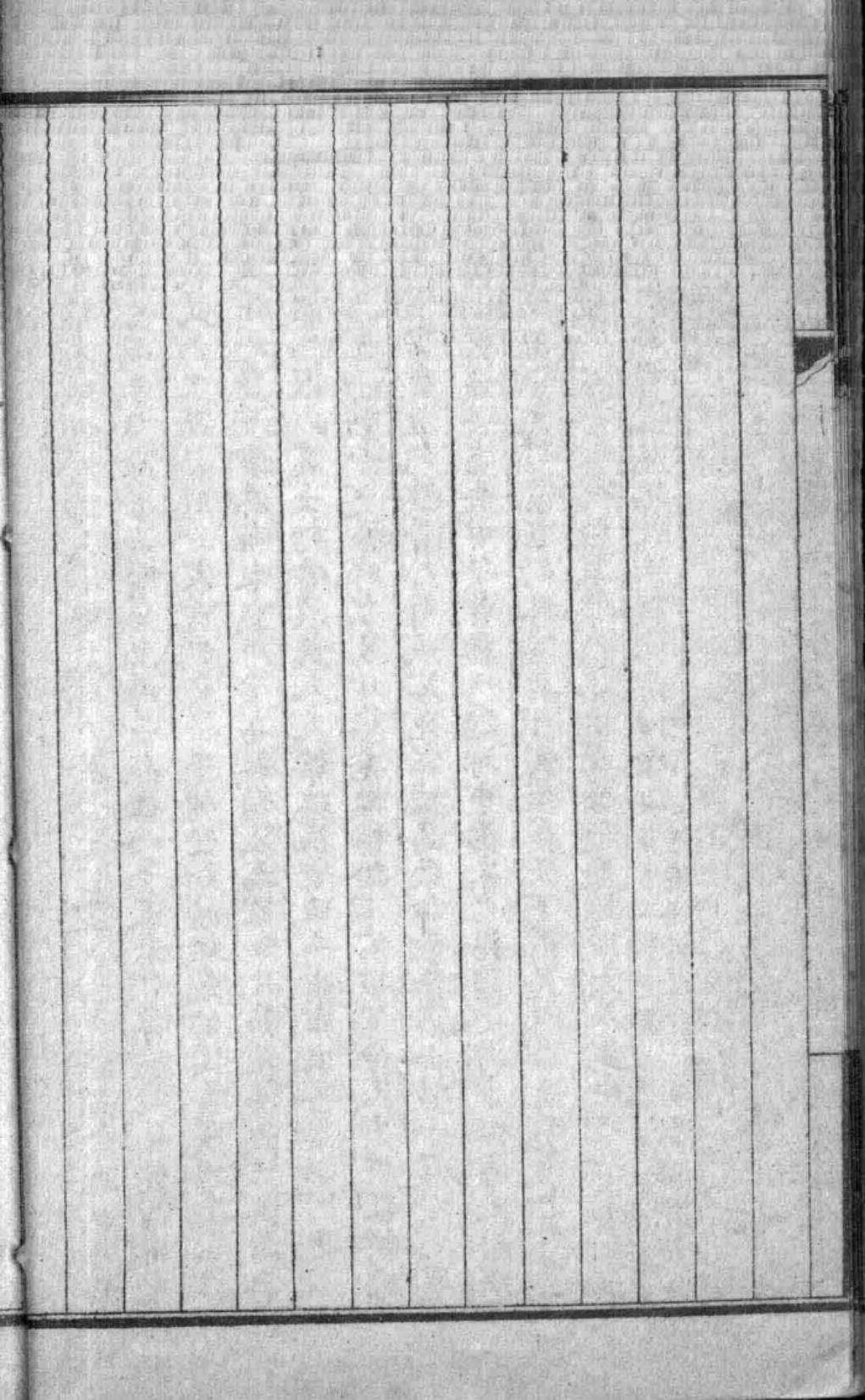


本傳 見海甯縣志 隱逸

談處士遷字孺木性好博綜久不遇益肆力於子史百家之言尤諳列朝典故嘗曰
楊文貞賢臣也而于革除多失實焦泌陽壬人也而于正士加厚疵徒徇愛憎耳豈
有定論乎於是訂正羣籍成一家言崇禎壬午間受知陽城張公慎言膠州高公弘
圖二公者天下之望相與為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張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諳于
處士多所裨益相國以處士諳掌故薦入史館泣且辭曰遷老布衣耳忍以國之不
幸博一官高乃止已勲寺交煽時事且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悞國
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士歸于麻涇之廬
丙戌會盜起剽掠藏稿盡失甲午會婺州總河中丞朱之錫聘之游京師嘗走昌平
謁愍帝陵是時吳太史偉業在翰林慎與可獨重處士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去平陽
城數百里遠處士徒步往哭張冢宰之墓處士操行廉雖遊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
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卒年六十有四

所著東林集十二卷史論二卷北游錄八卷

卷海昌外志八卷



棗林雜俎智集目錄

逸興

朱家巷

疑像

石農器

保越錄

汪清木首

避諱

二家遺裔

祭糧田

鐵券

下操牌

齊宮寢具

戶帖式

內官勅封

功臣廟

社稷壇

宮銜

本縣官師

縣令並僉
食鹽

後湖冊

屯田

錢爐

吏卒支給

照畧官

衛所送轎

戶口婦女

賀節

詔勅筒

夜鈴

總兵體統

品官酒具

御史首道

鳳陽興福宮

爪哇移文

上籍

官憲

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孔子像

朔望行香

薄信贈世子

木鐸老人

課載粟來

昭示奸黨錄

江南牧馬

沈萬三

郊壇

征南將軍印

國初抄罰法

勳嫡

鎮江輕租

番經臺

內庫

奉先殿薦新

淨海

神宮監

武職貳封

門禁

同宗

李韓公燈榜藏勅

宋濂

楊奐獻詩

功狀榜里

經進集

恩榮宴釋父

丁玉銀鍊

建文皇帝遺跡

建文皇帝葬

方孝孺辭稱先生

雪菴和尚詩

許觀考滿呈式

高巽志謚

建文遺臣

黃鉞裔

茅大方

烏鎮九老會

建文書法擬

神虎

脫駿治膊

致仕官掌印

世應生

文臣封贈

崑山鄉舉

永樂程錄

補郎

宮妃歸寧

佛郎機

兩京官俸

吏官侍班

留都官擁蓋

兩京官殿闕

中使司

賜宮媛家僮

巡撫歲入京

大臣除伍

不奪功臣宅

蜀郎聲銃

學憲兼民事

興史進體級

孝子孫庸王相

太宗伯不繇翰林

高鑿

呂后沮駕

景帝墳園

軍運

江南民運

南京貢船

上林苑

南京貢舶
松江布

教官考績入京

南京左侍郎

浙東銀冶

大臣貳贈革職官

閣臣賜蟒服

兩宮三殿災

皇莊

皇店闕

教諭李璧

教職左遷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富春謠

省掾何麟

楊循吉

蔡鼎

御容藏殿

勳位

白衣山人詩見夢

大司馬起復

鷹犬蟲蟻歲給

御駒

貢象尾

嘲邊

金甌再卜

青田

泉州志

宥隨駕監生

李偉

詰患山神文

少宰被杖

緬首詭貢

長昂射子

朱國祚

寔翰

太廟羊角燈

傅戴煖耳

喪儀

日本闢白求封

朝鮮上書

王守仁詆楚府寄物

東宮冊婚

取桔子松

川扇

王文肅晚召

梁鵠

閣臣遞道

安南上書

戲賞

荒慘

八品官貳封

分黨

龍廷弼王化貞

魏忠賢

胡羅黨籍

幸脫黨籍

火燔尚書

劉詔耿如杞互誚

孫尚書寒窓故人

周維持

鳳見

滕陽驛詩

孫相國行邊

陳明卿慰下獄

進羅貢表

安南

三王之國

主簿冤縊

許志吉

登極天鳴

戊辰首科

東宮不利

問難

治進香內臣

逆案

徵盜

偽巡臺

五經登第

館選

南場關節

宸翰

輔臣不給驛

陳啟新

御膳

內閣東燭

堂饌折價

糴抄

何相國市德

烏程長洲之隙

袁崇煥

卿卿

萬仞宮牆

稅監

詞林題補

周庭儒

六曹章奏

瘞碑

內臣帶

揭長安門

泄旨罷相

朱萬年

祐聖觀開勅

過周謀

生日移賀

卿以偉

貢士騎射

議司新例

黃道周

張春

詞林之壞

龍淵金城

分票

熹宗實錄

講臣

堂婆

御史改武

盧象升

德府窖金

周士樸

謝秉謙

和杖

左良玉

燕湖兵擾

女慘

蘆溝城

內臣兆蝗

箕書

悼靈王

逆榜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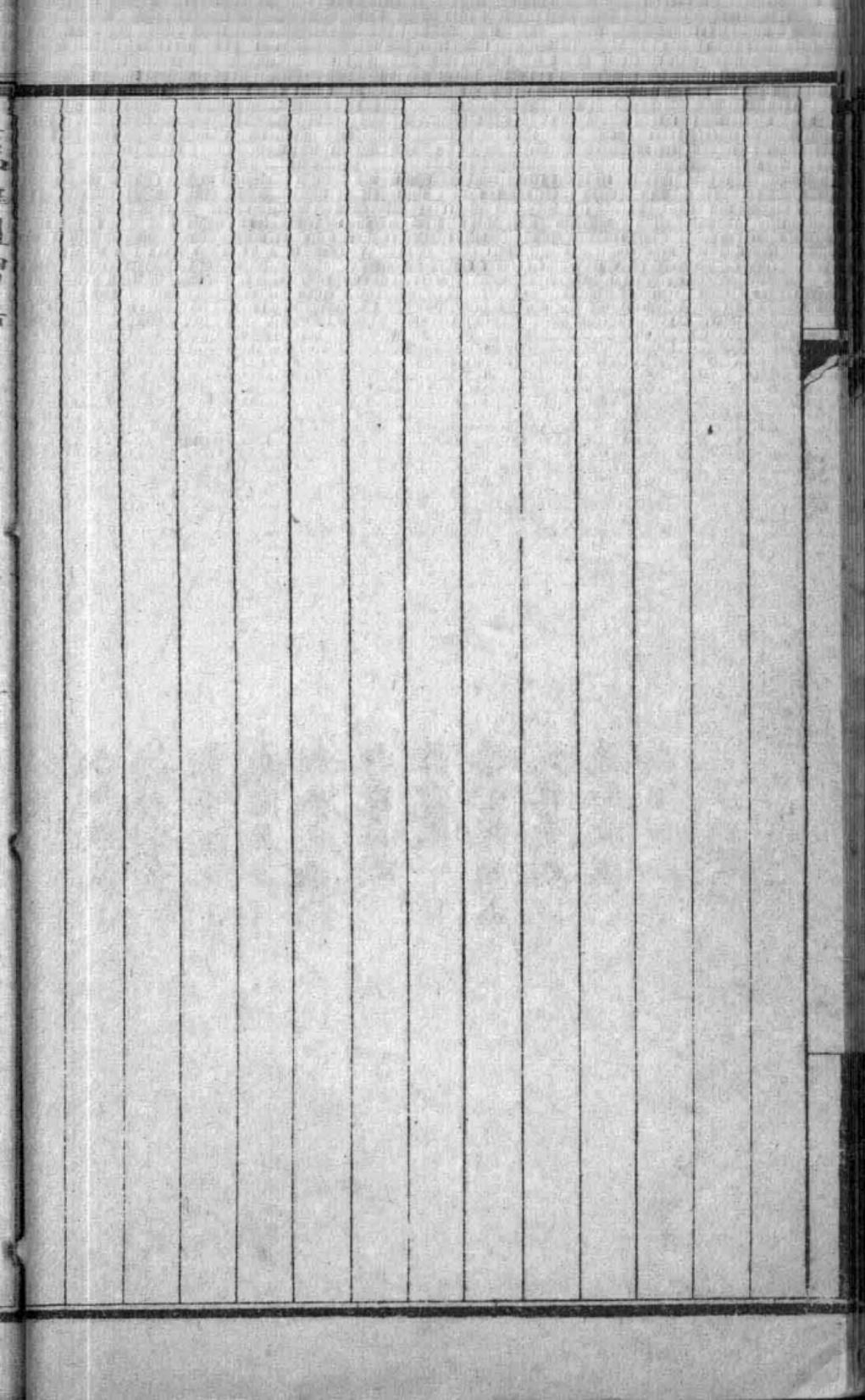
禁金銀酒器

館課

元旦受朝

孝陵夜哭

先帝改謚



明 鹽官談遷篤木著

逸典

朱家巷

句容西門外二十里通德鄉曰朱家巷。本朝之先澤係焉。今句容令楊雋卿勒石道上云。疑冢平坡序衍不見邱壘。人稱卧龍岡也。嘉靖時邑人副都御史王暉言其遺跡下南京禮部閱實。侍郎崔銑視其地無僅櫟木一多枝。云龍爪樹。西北土地廟石爐。鐫朱慶朱安社等字。餘無可質。今廟樹俱墟。意當時一大聚落故云巷。易代而後直馳道耳。發祥埋玉。疇能辨之。他本有太祖不復見非無見也九字

句容朱家巷祖陵。太祖初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便運。導以地脉罷其役。

圖集 謂

疑像

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莫幅藏之太廟。

石農器

申都太平鄉之孤村。太祖家舊趾。今石農器存。

保趙錄

張吉信保趙錄。蓋守紹興拒官兵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云紅寇山陰祁彪佳有其書。常熟錢謙益錄之。改帝號。非復舊本。

汪清木首

太祖姊二。曹國長公主適李貞。太原長公主適汪清。清從征陳氏。戰歿。葬盱眙縣西八千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饗堂柱帖帝乙聯婚。咸里恩波流世澤。鄱陽取捷。康山廟祀報奇勳。為國捐軀。千載忠魂扶社稷。相夫委質。萬年義塚壯山河。

避諱

江陰李。□□戒菴漫筆。載先世分闢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年。想國初惡賸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接此避御諱元章。如六科原士之類。戒菴誤矣。

二家遺裔

延陽柯氏馬氏。陳友諒遺裔也。改姓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逋居興國大冶瑞昌界上。
族譜著稿。崇禎壬午。□□登鄉榜。□□□□□□□□張士誠遺裔。為章丘李。

初敗時。乳母携幼子而逃。冒李姓。

祭糧田

盱眙楊王墳置酒掃人三戶。祭田四十畝。又欽賞三百餘石。在滁州。免徭役。正德間會典作二百餘石。招納投附至二萬餘丁。免糧約三萬餘石。則會典失於深考。

鐵券

鐵券。公式二。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九寸五分。博尺有六寸。候式二。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同上。又次高八寸。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十五分。

曹國公李文忠二券。舊券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繫次年。其文大同小異。

中山侯湯和券文。載毘陵矢忠事。其誥曰。雲龍之喻。在昔所稱。造化兩間。鬱為霖雨。朕起草策。將多梓里。爾和英邁。勢若熊虎。自定居江北。以爾守毘陵。吳儂狡鋟。爾獨當之。九天九地。示戒叵測。惟爾之固吾圉也。其閩越山陝。盡入版圖。爾惟多勸。是用授爾列於通侯。以克永世。於戲。秉忠効力。千載一會。宣爾勤勞。訓及子孫。惟爾急之。

下操牌

高太后助太祖創業。有牌視晴雨下操。夜嘗張蓋庭中。聞雨聲。即牌止操。嘗驟雨。急表出付閭者。今蓋藏內守備廳。

齊宮寢具

南郊齊宮藏。太祖黃綾披紅布茵。莞席蒲韞。明制宿齋。進銅人執牙簡。書致齋日數於簡上。以諭百官。

戶帖式

洪武二年十一月辛亥。給民戶帖。以戶部半印勘合。令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隨舊者斬。男女田宅牛畜備載其後。戶部尚書鄧德。左侍郎程進誠。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各押名。又本州縣正從官知印吏亦押名。部官押名。俱刻本州縣。押名細畫。帖不滿二尺。偶閱密縣志。其戶帖式於左。一戶傳本七口。開封府鈞州密縣民。洪武三年入籍。原系包信人民男子三口。成丁二口。牕身兒五十二歲。不成丁一口。次小媳婦。婦女四口。大二口。妻四十二歲男小二口。女荆雙十三歲女婿昭德九歲。事產瓦屋三間。南山地二頃。次小媳婦。

若戶帖存備。本收執准此。

置如府縣故陳。作戶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後以其法詔行天下。寧國府志

內官勅封

國初。內使監令等官。皆給勅命。弛封。後革。

功臣廟

南京開國功臣廟。六王像。皆冕旒居上。侯伯蟬冠簪纓。列左右。鳳陽開國功臣廟。遇春廟像。烏紗絳袍。

社稷壇

社稷壇陪祭行禮。南嚮餘祭北嚮。

宮銜

文臣宮銜支俸。勳戚宮銜不支俸。

本縣官師

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法令嚴峻。縣民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

教官。國初多郡縣辟舉。不盡繇銓選。試職三年有功。方實領授。

縣令並僉

永樂間。濱水知縣章聰趙美並僉。王翹王用陳錦並僉。李貴趙倫並僉。泌水縣志

撫國初六部尚書並僉。其縣令僅見沁水志。或他邑或他官亦有之。第掌故久佚矣。

機湖冊

南京秦平門外玄武湖中洲。貯天下黃冊。鼠噬衣不嘴冊。每曝冊。發其下。多鼠伏死。

食鹽

官吏食鹽。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納鈔一貫。鄉民人二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五升三合二勺二抄五撮。景泰中官納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成化二年定官十五口。吏七口。是年又減半。永樂三年大口鈔十二貫。小口六貫。蓋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唐昇元初賦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授鹽二斤。曰鹽米。元皇祐嘉祐淮甸鹽場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論。而全盛如今日。何流弊至不復問也。

平涼府志曰。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且牛車輸之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受鹽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
局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而官復召商中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弘

府下及官吏第。府以鹽許口收鈔。惟王府及達官支鹽而司府吏民皆莫或蓮。第市商鹽。則官故民虛納銀于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官實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銀鈔以折俸。往往知其弊。亦莫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冀其必得也。姑以文符市諸奸。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必下所司嚴徵於民。與奸宄之民各分其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予不知其何說也。越時春利。後鈔法不行。竈得鈔無所用。煎鹽窮苦。因利納銀。告攀水鄉竈戶。水鄉竈戶初制募民為竈。准免一死。故富民爭買竈籍。實非竈也。兩淮鹽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一引

長蘆鹽。凡近海俱鹽坑。築灘如治畦。鱗次而下。其旁為大塹。潮上則塹塹皆平。潮退挹水注上畦中。風之日之。又注一畦。風之日之。又注如初。投以石蓮。立而不仆。則水氣盡鹵醇如飴。東北風至。水上凝鹽如雪花。雨則鹽減粒大而甘。韓氏錄河東解鹽鹽池。但候南風凝結。不假人力。

四川鹽井提舉司。洪武間。鹽井二百七十八額。課一千六百零五萬九千三十席。永樂十八年。雲南商人汪浩言。上流屬井。課少水多。遣官於永通等九井。據出鹽七

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額。名曰新增鹽。上流通海擁出鹽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補入額數。後提舉頗納發之。名曰埋沒鹽。二十二年。福興等井戶別等小井。並貼爐出鹽七萬四十六十六斤。名曰添辦鹽。宣德間。富義等井戶亦率井開煎。揀出鹽一萬五十三百八十八斤。名曰爭羨鹽。景泰間。戶部主事汪回顯復課新舊鹽井。共一千二百八十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丁。歲辦鹽八引。每引二百斤。咸額鹽三十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斤五兩三錢。貯鹽倉井。大者沒以革囊。小者竹筒。每鹹水可一斛。得鹽十五斤。四川通志

鑄爐

北平山東雲南各二十二爐。山西四十爐。浙江二十爐。江西一百一十五爐。廣西四川各十爐。陝西三十九爐。廣東十九爐。

南京嘉靖間鑄錢。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曰金背錢。或火薰其背使黑。民間曰火漆錢。其雲南及寶源局。先年純用銅錫。不雜以鉛。每文重一錢二分。又車鏽其邊。色黃質堅。民間曰鏽邊。後科臣建議。革去車鏽。止用鑄剗二座。而工人復盜銅料。其邊粗

國初屯軍七。操軍三。屯軍每人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牛犁歲徵穀五十石。人屯營。每月徵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為家小糧。三石二斗為種穀。後以米四斗折穀一石。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

南京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十八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脅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憐屯耗。令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

寧國府志。屯田正軍人給四十畝。歲徵米六石。

杭州府志。總旗人十八畝。糧二十四石。小旗人十四畝。糧二十石四斗。軍人十二畝。糧十八石。正統元年減徵。未併鎗者。總旗納十二石。小旗八石四斗。併鎗者。總旗六石。小旗與軍同。

嘉興府志。總旗十八畝。小旗十六畝。軍十二畝。各糧六石。本折均平。未併鎗者。總旗加辦六石。小旗加辦二石四斗。併鎗後各糧六石。

福州府志。洪武時。軍稱舊屯。永樂時。軍稱新屯。俱分給三十畝。歲正租十二石。繪奉軍餘糧十二石。給守城軍士。

平涼府屯軍人百二十畝。畝輸穀丘例一斗以五升給屯丁。實輸止五升為銀二分而已。遠者每石折銀四錢。又曰營田一頃徵子粒糧六石。按屯田贏縮不一。因地制宜。具見其畧。

南昌衛及饒州撫州千戶所屯田俱在池州。

照畧官

金華府志。金華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設正千戶一。副千戶二。百戶十。其聽訟設鎮撫一。以上皆世襲其幕僚。初設照畧一員。後革改吏目。

吏卒支給

衛所每月指揮僉事米四石八斗。正千戶米三石二斗。副千戶二石八斗。百戶三石。鎮撫三石四斗。漕卒月支米八斗。操備及諸雜差有妻者六斗。否則四斗五升。贏老躉瘠者三斗。

衛所達轄

鎮遠衛。清浪衛。偏橋衛。五開衛。銅鼓衛。瞿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廣都司遙領之。如山西臨州守禦千戶所。置在河南蒲州守衛千戶所。置在山西。

撫州衛屯田有在徽州新安衛屯田有在應天

戶口婦女

上海縣志。戶口備載婦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婦女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永樂十年。男子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一。婦女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數相准。至弘治十五年。男子十七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婦女人萬一千二百九十七。隆慶六年。男子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二。婦女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數不相准。則今昔醜偽之殊也。按各郡縣志。戶口不載婦女。特錄之。

臨津縣志載戶口。分男子成丁不成丁。婦人大小。

賀節

萬壽節。元旦冬至諸節。京省諸臣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呼嵩。此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俱再行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林退齋署南都察院疏。請禮部覆從之。贊語

詔勅箇

外夷詔勅事竣。使臣上其箇。禮部轉繳內府。不得損壞。

夜鈴

南京皇城。巡夜金鈴百枚。搖訖即署數之。未嘗闕一。

總兵體統

國初列侯總兵。體極尊重。有司伏謁如屬禮。近內地守令昧於掌故。輒欲鉤禮。往往取累。

品官酒具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壺金蓋。六品至九品俱銀。餘人用瓷漆木器。
接太祖起兵間。習於節儉。又深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為寒乞。則所謂彬彬郁
郁也。正統三年。品官房室。除貪汚罷斥者。改折外。餘許子孫居住。

御史首道

御史體最臨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官。洪武元年。
詔聞計為北京。示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為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
宋以臨安為京畿。遂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兩沿宋制非也。

洪武九年四月。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中都新志。攷史不載。

爪哇移文

爪哇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自其立國始。

占籍

民籍竈軍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按崇禎丁丑科進士。四川齒錄。書儒籍同輩。頗異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職。又蜀中有例也。

天地壇。壇戶。天壽山種樹人戶。宛平昌平墳戶。光祿寺酒戶。陵戶。廟戶。園戶。瓜戶。革戶。米戶。鴉戶。窯戶。羊戶。

官儻

歲十一月朔。太平人奉郡符直入應天尹中道儻於南京。

太廟銀葉

立春立冬日。京尹進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御製孝慈錄序。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

公贊言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不懌。諭嚴嵩曰。禮官得母言乎。嵩詢諸朝士。皆莫敢對。少詹事尹洞山臺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生子語乎。嵩以其言對。上釋然。

孔子像

唐李元璫言。孔子廟頤子配其像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洪武十四年二月建太學。自夫子以下。各設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然外學仍如元人之舊。嘉靖元年始撤像。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望。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熟。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繼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首而拜。繇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則行拜禮。豐海縣志 東陽王嘉忠著

信國公湯和世子鼐早卒贈信世子英鍾山勲裔同於藩嫡。

木鐸老人

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侔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之。後為泛役胥徒等。

課裁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百姓多裁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違者全家發遣充軍。有司據實以報。考績殿最係之。今典史具成牘以備故事。如蘇松常鎮。不桑不棗。歲報如例。官課虛飾。類此多矣。

昭示奸黨錄

太祖誅胡丞相惟庸。及其黨所稟爰書曰昭示奸黨錄。藍玉之敗。又理前案。搜入無遺定曰奸黨錄。自為序。

江南牧馬

洪武十四年。令蘇松嘉湖四郡民占田四十頃以上出上馬一匹。三十頃以上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出下馬一匹。長溪沈氏家傳

沈萬三

南京曾同館。富人沈萬三。故居也。館圮。遺礎尚存。人疑其有藏金。頗坎搘。翰林院四書櫃各高丈許。工部節慎庫四銅櫃。高可過人。國子監四銅缸。光錄寺鐵木酒櫈。每櫈用酒米二十石。俱其物。

竈燈

南郭燈櫈。有十二丈。有奇。燈籠大丈餘。容四人剪燭。郊之夕。洪武門皇城各燈如之。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世佩。其印不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半角。夷人奉之如尺一。

國初抄劄法

拿各處抄劄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為數金銀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年終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也。幸。耕也。處。并一應孳畜粗重物件。盡行變賣。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劄之限。

勸善

凡公候伯叔。及至職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并為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中興。舊制。

皆聽爵主分割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避尊行亦猶五家規
簿及郡王體制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為能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讓
約束矣又軍中僚伍偏裨以及幕賓稍為雅談者每呼正位總兵官為兵主此惟大
將專生殺者為然副將以下即貴至橫玉僅呼為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
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為使主其副使紀令雖得尊官亦得用軍法計
之

沈德符
野獲編

鎮江輕租

鎮江民糧全免官租半徵民糧本邑亦免徵惟折馬價

番經臺

南京大內番經臺多六朝古石

內庫

內府供用庫廳前懸木魚一長三尺許示有餘之意後庫上有瓦鴟子一
左順門內庫設木欄秤閥凡有事而出皆搜檢即筦庫內臣亦然獨文官不搜

邵文
莊集

神宮監

神嘗監不許畜犬。萬歷間掌監杜用養一小犬為東廠訪知。費千餘金方免參。

奉先殿薦新

南京奉先殿薦新正月生菜十斤。韭十斤。蠶十斤。寧江辨元雞子鴨子各三百。

太常寺辨二

月子鵝二十二隻。外副鵝二隻。

西縣辦值六兩二錢

芹七斤。蔓蒿七斤。薹菜十五斤。

兩縣辦三月

筭十五斤。

山川辨

鯉二十五斤。河泊四月梅二十斤。櫻桃十五斤。杏十八斤。

園戶王瓜百

三十挺。

內辨兩

桑椹三斤。雉六斤。

五月

桃十五斤。李十五斤。來禽十五斤。

園戶茄二百五

十枚。

歸辨雞二十隻。

副雞八隻。

江寧夏至日

李五十斤。

太常六月蓮百六十枚甜瓜三十枚。

西瓜二十枚。

江寧夏至日

瓜十八枚。

七月雪梨二十斤。寧芝實十斤。園戶葡萄十二斤。菱

二十斤。

江寧八月茭白二十斤。池芋二十斤。

戶薑二十斤。藕三十枚。鱖魚二十斤。

江寧九月香橙二十斤。園戶鮆十五斤。

十五斤。

江寧九月米一斗。山川米一斗。

稻米三升。

江寧九月香橙二十斤。園戶鮆十五斤。

粟子二十斤。

江寧九月小紅豆三斤。山藥四十斤。蜜一斤。

常十一月甘蔗百斤。

澧陽

淨海

寧波金塘大冊台溫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周數百里。舊有居民。國初因倭亂徙入。

內地

武職貳封

洪武十七年正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繼父時生父已封許之今世弁必都督其崛起至參將始封。

門禁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板。魏國公家葬鍾山許太平門倒出。

同宗

翰林學士新安朱升誥命有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詰之英詞臣代言恐未敢稱同宗或上旨然耶野史謂太祖嘗欲繫族元晦容或有之。

李韓公燈榜藏敕

李丞相善長史謂定遠人實世居徽郡祖葬郡城東十里丞相少讀書靈金山留有金燈疏刻中元節焚疏則燈見歲久板漫漶改刻焚之燈隱今仍前刻丞相沒附馬都尉祺次子咸慶謫佃積溪之龍關家藏太祖手勅二稍明胡黨之冤謫滿二十六年准後人伏闕訴復還所籍六萬金之半藏勅後質宕鎮方氏天啟初方氏夢

丞相冠帶來索。否且見禍。乃贖去。亡何。方氏火。崇禎二年。十世孫李世選投勅上奏。下閣臣韓云。高皇帝遺旨一道。仍手書皇封之。上勅賜勳臣皇親外甥李盛慶。之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為民依賴滿。捧此勅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功爵。謚聞依近世。世不忘。李徐劉勳臣保障我為主。收伐陳友諒。天下俱克。復。十犬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欽此臣祖盛慶奉勅。遂同。乳媪襁負龍闈。相延八世。不知封中所言何事。無敢輕棄。今限已逾期。臣父應寵年。六十有七。襄殘避幕。臣謫長代賚云云。下閣部勘閱。大學士韓爌等言。文書官賈宗。誼。奉璽晉至閣。云朕讀皇史宬尊藏御筆。拆對封面上。亦有二三字相似。其實篆辨。永昌。但其封內文書。正為不類。所言二百十六春。便當應期來。何延至今。既曰李盛。慶。又曰李威。是一人還是二人。卿等詳查揭奏。於是大學士韓爌等言。臣詣皇極。燭虧蘆。皇祖御筆。以李世選所進勅比對。可疑不止一端。皇祖親筆行草皆化。健有法。而所進不然。即封面長字臣字爵字稍似。亦未畢肖。若中幅則不同已多。可疑一也。皇祖初年戒勅諸帖。諭敵國出自親裁。詞意淵卓。宣臨御二十三年之後。爭。爭文義。不類若此。朕守龍闈。亦屬無據。可疑二也。其云二百十六春為民限滿自。

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可疑三也。封面稱李盛慶
封內又稱李咸。李世選疏有福慶延慶咸慶三名。則咸慶為一人明矣。然考善長子
駙馬都尉祺。祺子二芳留守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撫。至芳子恆始停襲。並無咸慶
等名。善長賜死。芳茂俱赦不誅。世選云祺同子福慶延慶亦因以死可疑四也。封內
誤書胡維庸為維康。李祺為奕祺之祺。可疑五也。洪武元年定尚寶司為正五品。鳴
制寶十七顆。並無單用永昌二字。可疑六也。又善長自縊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三
日。是春榜列功臣。尤首善長。而封內乃書二十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出給。則給假乃
在善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矣。云云禮科給事中孫紹統禮部尚書何如寵。俱參其
謬。如寵云。臣質問世選年二十歲住績溪九都龍關。何不依限來奏。云父風高丈
貧農。上年清明節祭旌德祖墳。遇生員李仙品說起扶持營費同來。又問封面寫咸
慶。封內又李咸。是一是二。云是一人。問吾學編等書。李善長子孫世次甚詳。並
無福慶延慶等名。云年幼不知察。世選一村愚頗不知作偽。而應對之間。非推尋幼
詳載實錄。尤莫詳於昭示奸黨錄。善長被詰自縊。今日止因罰事奪卒。一謬也。善長

之子駙馬祺因於家。建文初赦守江浦。靖難兵入。投水自溺。今云善長卒祺因卒。二
舉也。有二子曰芳曰茂。芳為留守中衛指揮。茂襲旗手衛鎮撫。茂子恆停襲。今云祺
長子福慶延慶同死。止有宗孫盛慶。所謂盛慶者。善長之後也。抑存義之後耶。善
長自駙馬外有二子。胡惟庸招中所稱四官人六官人。及存義之子伸佑俱誅死。所
謂寧孫咸慶者何人。三謬也。云云。按茂生恆恆生城城生宜宣生鸞世居聚寶門外竟論世選死

其遺曰。李世選所上。高皇帝手敕。坐証妄與漢寶璽所上大行手詔同。豈宜
作偽者。或景帝大漸。不及下尚書耳。高皇帝開天之事。不可以拘格論。御筆二
三字。僅似文義。不甚類。亦往往有之。福慶延慶意芳茂小字。國初好稱小字。如惟
庸輩。誤人人知之。能偽必不誤。誤處或聖怒特改。其日仲春月初一日給。似
趣善長死。未即自決。故至五月二十二日也。高皇帝過舉。既不欲暴。而上公之
齋非一紙。即復存疑可也。謂為作偽。似未必然。

宋濂

宋景濂先生。奉制作蟠桃頌。上命其子中書舍人璲。書於核內。藏於庫。猶存。
元翰林侍制。都賞道傳。宋先生師之。柳集若干卷行世。遺稿四帙。宋手書細楷。藏柳

氏處

義門鄭楷撰宋先生行狀云。任國子司業。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按宋以議孔廟禮。忤旨謫非試吏事也。正不必諱。洪武十四年辛酉。先生卒。葬夔州蓮花峰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遷成都之華陽。安養鄉。又七十二年。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三日。蜀惠王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楊蕡獻詩

餘姚楊宗堯。洪武中任長泰主簿。其子坐謫移家戍貴州普安衛。宗堯棄官伏闈獻詩曰。臣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宦在京畿。功名有志嗟何晚。妻子無依夜不歸。日照九重恩不辨。月明千里淚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上悅之擢吏部考功主事。還其從戍妻孥。復以引年去官就養普安。有萬松集黔紀

功狀榜里

晉江陳章應進士。歷榆次繁峙安邱三縣丞。以才廉召為禮部議制主事。太祖聞功狀大異之。璽書褒美。下本邵榜之里門。以寵之。榜猶藏於家。王遵岩文集

經進集

華亭顧祿謹中以太學生官太常典簿歷蜀府教授。太祖聞其詩命盡進之解縉
嘗入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故其集名經進云。

恩榮宴釋父

鄱陽梁德遠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戶部郎中繫詔獄。德遠不赴恩榮宴及謫戍請
身代特拜工科給事中。命釋其父楚紀

丁孟銀鏡

平定將軍丁王經畧西番鑄銀鏡與之要約散給諸羌得者寶之如神物。上有誓詞
輕重不等。番中號爲丁大夫。

建文皇帝遺蹟

郭子章曰吾學編雌伏亭叢記俱載帝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題詩壁間。予入黔
今寃。福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羅榮寨五里許有白雲庵即帝避難處也。豈誤榮
為永異。寨爲庵邪。菴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深半之傳帝所浚井中水恆雨不溢。
恆賜郎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久旱出輒雨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
處復有洞亦曰白雲外空中巖可坐可臥有臺可置燈又有隙通天光明內微乃

帝修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皆
易堂御墨猶存劉即今指揮世爵祖也。在宇內黔為僻在黔羅榮為僻終水樂之聲
不能物色之以此嗟乎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帝使成祖無虛語之
恨英廟成親親之仁亦千古一快。黔記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
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閨罷櫛屢聲懶
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欸段久忘飛鳳輦。笙簧新換
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鴉早晚朝。右題金筑二首馬元成集

飄泊江河四十秋於今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
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斷絕紅塵洁守寂寞
高不比世人同牢鎖心猿歸定寂莫教意馬任西東。禪杖曾挑滄海月。翠蓑更捲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幾個知音了悟功。黔記

衡州有建文岩以建文帝自南中還寓衡之華嚴寺當岩坐故名有碑記有秦草

有稱匡僧瓊俊。見吳人朱鷺建文書法擬。萬歷戊子。老僧大慧。來自衡中言。

雲南武定軍民府獅山之半。有庵曰龍隱中祠。建文帝云。棲山四十餘年。始自田州歸去。內今其像。禪衣錫杖。淒然老衲狀也。

錢塘縣□□□大遮山東明寺。帝嘗隱此。有遺影云。帝自寫。今塑其像。髡髮面壁。其遺靴近一紳購去。

武康縣證道寺題壁。江湖偏覽此間停。終日觀瀾坐梵局。近水魚游千頃碧。長空鶩
處九霄青。聖賢道配乾坤德。日月光華草木馨。媿我遠來山寂處。誰言道有少微星。
讀次平文。孟夏梅口書。相傳建文帝題。大書迺逸末一字未辨。

帝嘗寓吳江史翰林仲彬家。篆書小雅堂。史孫女適嘉善池灣沈氏。移榜去。懼禍。鏹
其題識。沈石田先生有登小雅堂哭史仲彬詩。

建文皇帝葬

建文墓在西山。聞嘉靖十五年九月。聖駕嘗幸此。

王在晉長安客話

天下大法師之墓在北京黑龍潭二里。

劉侗帝京景物志

建文帝葬處距

景帝陵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尉馬都尉輩承圖。請追

謚稱皇帝。上語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乃止。蓋輔臣不知據此以對也。

楊士聰
堂舊記

方孝孺辭稱先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書辭稱先生。前輩虛受如此。今學語兒灾梨。輒自稱先生。寧不顏汗。

雪庵和尚詩

典衣沽美酒。斲竹釣金鱗。請我師師友。邀他上上賓。風吹椒樹老。雨洒桂花新。百歲如彈指。相逢莫厭貧。

許觀考滿呈式

翰林院修撰許觀年三十三歲。係直隸池州貴池縣在城民籍。由本縣儒學生員。洪武十七年歲貢考試中式。送國子監讀書。當年中應天鄉試。為丁父憂。不曾會試。洪武二十一年十月間。起復。仍送國子監讀書。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內。禮部會試中。式三月初十日殿試。賜進士及第。當月十七日。除授翰林院編修。洪武二十五年。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聞祖母喪。承重丁憂。洪武二十七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服滿。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內到部。□□日復除原職。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實歷俸三十七個月。已是三年考滿。例應考核。今將任內行過事蹟。有無過名。聞坐頃至呈者。一事蹟。撰述文字。檢閱經史。撰寫刑部等衙門榜文。編寫諸司職掌。編寫省貪等錄。考試歲貢生員。考國子監每季課業。清理軍職貼黃。註銷各衙門前待。一過名無。本院學士劉三吾署考云修撰許觀。發身科第。擢居翰林。器局疏通。治事勤謹。在任三年。可謂稱職。舊京詞
林志

許觀洪武庚午鄉榜三十一名。

許觀。籍沒。弟觀。潛廣文麻舍中。得脫遺腹子。寄育外家郭氏。郭自有子。長而相詬。謂嗣侍中宋人。是非孽也。訟於官。郡守閔之。令仍黃姓。後黨禁解。萬曆丁酉。蜀人龔文選。以御史按部至貴池。訪侍中裔孫父之。得二人。各持世系上。御史留其一日。此為真枝。賈也。縣官詣其故曰。身即侍中族裔。往避難竄蜀。改姓耳。因奏立祠奉祀。釋其姻黨翟翁二氏。永成。廩其裔於學宮。觀夫人翁氏。家尚存。多居郡城。貴池蔡生說。

吳丘許觀字闊伯。有高行不仕。於侍中同時同名字。見文徵明跋江貫道畫卷。

建文中太常寺右少卿兼學士高巽志謚文忠

貢士沈祐秀水志

周玄初鶴林集。巽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巽志革除之後。不著建文職官。而遜國記未之詳。俟更考之。

建文遺臣

金華楊榮。由歲貢敦尚風節。以詩文名。官國子助教。靖難末棄官歸。永樂初詔錄其臣榮辭不赴。強至途中。嘆曰。吾何顏復樹名仕籍乎。遂赴水死。

朱寧一名寧。字士安。洪武中。嘗為汀州同知。調河間。奉母就養。時守閩寧。署郡符。幾靖難兵起。倉卒城陷。遣人送母由間道馳歸。抱印抗節。因械軍中。永樂初詔薦爲良鄉十餘年。備嘗難苦。作耕雲軒以自適。後赦歸。以主簿起。竟不就。辭疾歸。母已薨。痛悼不已。廬墓終身。

以上俱湯溪縣志先屬金華縣

仙居顧碩。以通經授石樓知縣。擢吏部主事。文皇帝即位。召之不赴。棄官歸。嘉靖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涓。輒飲泣微咏。出牧攜一竹筍。痏膝甚密。暮歸即枕之。臥或問此中何物。珍之乃爾。即悶悶不答。至永樂終。盡赦死義家。聞之歌曰。騎牛犧饅過前河。手執牛繩口歎歌。牛飽人飢。欲歸去。幸何幸。何幸。幸何。乃開筍出衣冠服。望辭。

主人而歸。詢其誰。乃碩也。

仙居

袁敬所者不知其名。永樂初流寓常山之松嶺。為人易直善飲。飲酣輒書淵明五柳圖。持畫罷。擫筆悲吟。繼以濺淚。又常夜宿旅店。聞人行聲。起題詩於壁。悲吟達旦。一河西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何為在此。袁趣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後十餘年。

贊一妾婦死婦家。

藜杖芒鞋白衣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點先帝門前柳。莫遣

亂花遇石頭。

題淵明五柳圖詩

宣德初有婦竹山人。題詩於浦城之黎嶺。山河形勝。今猶在。宮闕趨蹌事已非。冀野風生雙虎門。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詔。稽首無緣見袞衣。擊石猶懷千古恨。仰天血泪不勝揮。

萬州毒雲庵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主無尋處。孤臣敢

間家。何心豎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寂。悲歌愧五蛇。

以上俱錢牧齋國朝詩選

冀。今南征。真定知府全椒徐文歲墳閉城不應。後登極。查理不肖。官戍興州中屯衛。

嘉玉民舉。登聞鼓訴冤。得未減。

黃鐵喬

常熟給事中黃鍼叔楊亡子。弟之裔曰可仕。亦絕。有林姓是其嫡族。游子沿說

茅大方

泰興茅大方。謁孟廟詩有序。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廬陵彭與民。拾遺稿。李朱逢吉承制來撫魯齊兵民道勝。遇鄉謁拜祠敬賦一詩。以志瞻依之意。云。外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為百世師。故里尚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祠。今石刻首四字鏤去。蓋建文二年。隱可識也。三遷志

烏鎮九老會

烏鎮九老會。漏叔瑜字大美。號越南。會稽人。革除時。河南道監察御史唐其道。鳳陽人。革除時。以文史院出署天長縣丞。並寓烏鎮。孫孟吉字兆祺。烏鎮人。革除時。建文閣太常寺博士。時年八十五以上三人。俱遜荒行選者。備革朝遺臣之闕。

建文書法擬

吳人朱鶩白民。著建文書法擬。求姚太史希孟序。太史崇禎初方赴召。恐觸忌。遺金一錠而別。

神虎

薦至寧兵靖難夾河之戰。前一日忽有虎突御幄。前諸將駭怖。都督譚淵一矢殪之。王大喜。謂翼日戰必勝。翊日為盛庸所攻。失利。淵死之。子忠封新寧伯。立廟於門左。肖虎。見張東白先生神虎傳。

脫靴治蹕

永樂元年八月成陽侯張武卒。上出內廄鞍馬蹕之。令有司治葬具。

致仕官掌印

永樂七年春。上幸北京。詔天下致仕官皆掌印於各郡縣。於是致仕衛輝知府義鶴胡輝掌常州府印已解印去。通判夏英命無錫訓導瑞陽盧立魁作序送其行。末書某產不稱頃首。僚友知府黃弘同知洪庸。通判夏英推官靳俊。拜贈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故衛輝知府胡禧來朝。年老賜冠帶宴賞。致仕賜勅。

壯廩生

江陰鄧師錫原安南降臣。其子孫世順天府儒學廩生。聽科貢。成化

漫筆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贈父母暨妻。始永樂十年。時僅八人。西揚勒石以垂後。

崑山鄉舉

永樂甲午。崑山起送諸生科試止五人。曹瑜戴義陳劭王永和夏昶是年皆中選。而永和為名臣。偶醉錄

永樂程錄

永樂庚子科浙錄。按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次巡按御史次布政司時尚執法。故首臬司也。舉子書名每行書二人。李樂見
聞雜錄

補印

永樂十六年。慈溪縣失印。請更鑄。朝議恐舊印復出。易為奸。改印文從谷。曰慈谿。宮妃歸寧

佛郎機

永樂二十年。恭順榮穆麗妃陳氏入宮。寧陽
陳懋女受冊尋命歸寧父母。眷子甚厚。

佛郎機

佛郎機鳥銃。相傳得之番舶。都督戚繼光署登州衛印。發地窖。永樂時佛郎機。年月鑄文可攷。又庫有鳥銃。

兩京官俸

兩京官俸微有不同。如南部主事支米三石。北部支四石五斗有奇。折俸亦不同。

史官侍班

嘗朝御皇極門。史官四員。班左右各科前。午朝會極門。史官二員。列御座東稍南。至機密宣召。史官不侍。

督都官擁蓋

南京各官惟大司馬閻武及都督御史張蓋。大司馬八駒御飛鶴袍。

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為公主。命先為嘉興延平慶都三王府造中使司印。中使司有正副。亦閹人為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唐家以士人充僚佐也。

賜宮媛家僮

仁宗賜太醫院使蔣用如宮媛李氏莊氏徐氏賜御醫何淵手札三十一道。家僮二

人。支馬二匹。

巡撫歲入京

宣德時。令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

大臣除伍

宣德時。兵部右侍郎錢塘徐琦。戍籍寧夏。以使安南稱旨。特除其軍籍。後樞部為例。不奪功臣宅。

宣德五年十一月丙辰。秦府保安王巒。請故陝西都指揮使陳懷宅。為洛川縣主居第。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陳懷功臣。若尚有親屬。安可據奪。其令陝西三司覆鑑。噫。視斥郭汾陽舊宅入法雄寺者。何如哉。

蜀郎聲銃

宣德五年。蜀王府忽舉炮銃。總兵陳懷以聞。上責輔導官謝還。護衛三之一。今無洽極矣。江南喪嫁。銃震城市。了不禁也。

學憲兼民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設京省提學憲臣。二年八月。命憲臣兼督民間裁種桑麻。先是。守令提調諸生。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在學舍。

典史進俸級

正統時。山東長清典史淮安何總九年任滿。邑人乞留。進九品俸級。縣志攷先朝實錄。錄于下。吏類系匪獨何總也。

孝子孫庸王相

正統九年。孝子滁州孫庸返自廣西。庸字允良。其從大父豪為圉人隸。大僕馬死當償。擇之廣西市馬以補之。其父景和代行。是時庸娠財七月。景和道得暴疾。死南寧。偕行者告官。官為藁葬已而生庸。比壯語及。輒哀斷絕。恨不知死所。一日閑故籍見牋。斂蓋往。乃徒步至南寧。求不得。遂披髮曳鞍。窮歷山谷。已得老嫗示葬處。因發得。骸封。血滌灑之。血漿沒入。乃負歸。歸葬城南旦子岡。廬墓如初喪。君子曰。可謂孝矣。以後嗣繼。冀未得旌。胡松曰。子少時數聞長老賢通於事者。皆言庸孝不誣。且言庸有。及十數人。既並死。惟庸每歲伏臘。必列其位。躬奉觴上食。泣如與對。酒數行而後已。蓋孔子有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庸宜其人哉。其諸異乎市道交以存沒興衰為離合。奉入嘉靖十六年四月。巡撫御史蘇叢禮於孝子王相之廬。相滁州衛人。早喪父。母貴氏寡。委曲奉事。得其歡。母衰老畏寒。相溫枕簟不替。垂十餘年。冬深寒甚。常橫臥牀席。取母足加腹燠。後賈齒盡落。不能啜。含哺哺之。病遺矢。必自躬滌。其喪

毀剝不勝。朝夕號出入告殯及葬。曾起塚日。奉飲食跪墓獻哭。憶慨焉如弗忍。胡松曰。孟子有言。狂狷不可必得。故又思其次。末世俗靡。士或迷方輕薄。譴詶去道遠。而能操秉一行。久不易者。蓋亦鮮也。王相不知書。其所自。盡士或不能逮。雖其天質之美良。其風軌所被。可以興矣。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余是以述之。滁州志

大宗伯不由翰林

正統己巳。禮部尚書錢塘楊寧。嘉靖甲申。禮部尚書遂寧席書。萬曆庚辰。禮部尚書嘉定徐學謨。皆起署著聲。

高鑿

高鑿字企之。嘉定人。少孤。其母改適。乃從外舅氏。遂冒其姓。舅氏故太醫官。居京師。鑿因習醫。補太醫。久之。直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上書直諫。上怒。下詔獄。榜三十。明日。跽午門五日。復榜五十。戍烏撒衛。嘉靖初放還。晉御醫。復高姓。督後朝士多新貴。無知鑿者。而鑿亦自晦匿。不言先朝事。守官垂四十年。不調。嘗考績。尚書吳山。展其牒。瞿然曰。此即武廟時徐鑿邪。嗟何淹也。久之。調南京。隆慶二年卒。年八十三。

呂尼沮駕

己上出紫荆關陝西尼呂氏迎駕。言其行不利。上怒叱捶之。尼坐化去。今順天保明寺供其像。封為御妹。俗稱皇姑寺。

紫灞墳園

景祐墳園不稱陵。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自楊及椿。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李夢陽集句。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吉未回岩櫻閣風。

軍蓮

景泰前。漕船無定制。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

餘員。各處奏。唐數語。漕船一萬二十
古四十三隻。分十總。

南京總督衛一千七百六十隻。

江北總督衛二千六百九十四隻。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

以上俱清江
提舉司造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

銀二十八萬石。衛河提舉司造

浙江都司二千零四十六隻。

銀六十萬石。嘉靖三年新東西分二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

糧四十萬石

湖廣都司七百五十九隻

糧二十五萬石內折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

河南□□□□□□□

糧二十五萬石內折七萬石

江南直隸一千四百四十三隻

以上俱各以原衛所造

遮洋海船五百二十五隻

衛河提舉司造

今額船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米四百萬石每船正米三千三百石定百石加耗九石八斗又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

江南民運

民運白糙粳糯。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領州縣佐一人副馬正月解雜六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許同軍船挽進。

蘇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七萬六千零五十七石。

松江船九十四隻糧六萬一千六百四十口石。

常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

湖州船八十二隻糧□萬□千□□□□口石。

嘉湖專供光錄寺酒醋局浮費猶省。弘治十□年。安吉知州舒城鄭昌奏除安吉白

糧。

無錫縣供御上白米歲一千三百三十一石常用七百餘石。

南京貢船

司禮監制帛二十扛。五船筆料。船內守備鮮梅枇杷楊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

四尚膳監鮮筍四十五扛。六船鯽魚先後各四十四扛。各船八俱用冰。內守備鮮椒欒等物五

十五扛。六船鮚筍十二扛。四船木犀花十二扛。二船石榴柿四十五扛。六船柑橘甘蔗五十扛。

黑尚膳監天鵝等物二十六扛。三船醃菜苔等物百有三譚。七船筍如上。三船蜜煎櫻桃等

物七十譚。八船乾鱠魚等百三十盒。七船紫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譚。八船木犀煎百有五

譚。九船鷄鳩鵝等物十五扛。二船司苑局萼薺七十扛。四船薑種芋苗等物八十扛。五船苗薺

百扛。六船鮚鰻鰈六十五扛。五船十樣果百四十扛。六船內府供應庫香稻五十扛。六船苗薺等

物百五十五扛。六船十樣果百十五扛。五船御馬監苜蓿種四十扛。六船共百六十六隻龍

表。松方黃魚等船不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

上林苑

上林苑蓄育器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家。牧地一千五百二十頃三十四畝。鶴八
千四百七十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雞五千五百四十隻。光祿寺取孳生鵝一萬
八千隻。鴨八千隻。雞五千隻。線雞二十隻。雞子十二萬。太常寺薦新奉先殿。新雁
十二隻。雉嫩雞各十三隻。鴨子二百四十。雞子二百八十。本監歲進貢鵝六十五
隻。鴨黃七十五隻。雞黃五十隻。大雌雞十五隻。鵝子九百五十。鴨子二萬五千。內府
供應鴨子三萬。

嘉蔬署裁種地一百十八頃九十九畝。歲造宮菜十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三斤。又充
祿寺青菜二十四萬七千五百斤。芥子七石八斗。良牧署牧戶二千四百七十六
家。草場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十三畝。牛九百二十九隻。牯牛九十七隻。特牛八百
三十三隻。羊二千五百六十九隻。線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母
羊一百五十七隻。兇豬六十六隻。母猪千隻。光祿寺歲取孳生牛八百隻。羊五百
隻。羊羔二十隻。腌猪二千口。正旦冬至節。猪千口。內府丁字庫。歲收羊毛二千
四十六斤四兩。太常寺薦新活兔八十一隻。

松江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聞禁庭。下府司織造赭黃大紅真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絢。骨幹並緣為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孝宗在東宮深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嘗問內帑見之曰。此布一匹。支綺十四匹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松江府志

松江緝布。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匹有奇。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十匹有奇。萬曆初加八千匹。

教官考績入京

叢官九年秩滿考績。例入京。成弘間猶然後廢。不知何年。

南京左侍郎

南京各部員正統後俱右侍郎。成化十年。倪謙為禮部左侍郎。十二年。錢溥為吏部左侍郎。

浙東銀冶

浙東銀冶。國初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金。永樂時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金。宣德時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金。正統間減課止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金。景泰七年止一萬六千零六十五金。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金。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

十金。五年減一萬零二百三十七金。弘治二年止一萬零八百四十一金。見巡撫御史暢亨疏中。

大臣貳贈革職官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司都事。例不封。乞以已得誥命移贈。上並予之。天啟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臣父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劾奪職。臣令濰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蟒服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始賜閣臣蟒服。

兩宮三殿災

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灾。正統乙巳六月。南京宮殿灾。弘治戊午十月甲戌。清寧宮灾。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灾。嘉靖辛丑四月辛酉。九廟灾。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灾。其年月皆己酉午戌丙子。

皇莊

慈慶宮慈寧宮乾寧宮共莊田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十五畝。徵五萬五千八百

十五金。煤窯七十口座。徵百七十金。果樹六千餘株。徵六十五斤。

教諭李璧

仁和學舍有宋高宗手書石經。正德時。巡撫張承仁欲徙郡學。教諭李璧力爭之。張曰。吾從府學。非私之也。何執為。曰。明臺為一浙主。徙之無所不可。璧官仁和學。知守誠物。他非所知也。苟從命徙。是猶子孫不能為祖宗守祭器。尚可為子孫乎。張怒。欲撻之。璧曰。官可棄。身不可辱。迺去官而移石經。非典守責矣。官猶在也。豈可以奪乎。乃止。璧去。或移之郡學。杭州府志

嚴職左遷

正德時。龍泉教諭宜山高嵩。以亡功降霍邱訓導。

提舉官疏薦人才屬官

正德九年。吾寧祝虛齋先生卒。任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奏薦地方人才。長安縣劉瓊。高陵縣呂柟。蘭州段晃。鄆縣王九思。盩厔縣王元凱。商州南鎧。華陰縣屈直。鞏昌府范礪。慶陽府王綸。臣嘗相接。其所議論規為皆非常才。士子所共推尊。軍民所共服膺。是皆先帝與陛下作養簡拔。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又奏薦賢才如

同州儒學學正魏謐。長安縣儒學訓導樊華。渭南儒學訓導李應陽。興平縣儒學訓導秦錡。學既醇正。行尤謹嚴。前提學副使朱應登推教書院。功績甚著。長安縣儒學教諭董儒。三原縣儒學教諭申偉。泰安縣儒學教諭江萬玉。長安縣儒學訓導胡山。才德俱美。卓立不羣。米脂縣儒學教諭蘇文。藍田縣儒學教諭劉萬祿。出身雖由歲貢。學行無忝科目。云按薦地方人才。薦教職今係撫按事。而舊見之學憲想亦例也。正德後不復行矣。檢先生遺集錄之以存餽矣。

富春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蘇。按察僉事朝邑韓邦奇疏載之。削籍。

省掾何麟

武宗微行。自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入。上怒。遣中官逮山西守臣拒門者。按撫而下皆怖。布政使史沁水何麟曰。來旨未有主名。此易為耳。若厚賄中官。不令羅織。願

與俱往。即上怒麟一身不足卹也。至京奏曰。陛下巡幸晉陽。維時司城門者實臣驛一人。他官無與也。臣不能啟門恭迎鑾輿。臣罪萬死。但陛下輕宗廟社稷而虛事蹕遊。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城郵憚拒而弗納。光武以憚為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郵憚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後世以為臣之不幸。不若郅憚而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有旨杖六十釋之。各官皆不問。沁水縣志

楊循吉

武宗南巡於北固山上。見楊循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對。遂罷遣歸。忌者因以為伶人臧賢所薦。不知此際循吉貧不能糊口。其赴召也。典衣為裝。惡從市伶人王元美輕信。筆其事於卮言。因而傳播天下。究哉徐文貞云。世廟初年。欲起君謫。聞其顛而止。楊公實頭不以伶人事也。文集愚按正德十六年八月癸未。發京師。是日即被減贊等於午門戍邊。安得從南巡薦循吉也。又江寧徐子仁霖亦曰臧賢所薦。是年十二月。上至南京。賢死久矣。流聞之謬如此。

貴池蔡鼎正德辛巳進士。歷雲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訪黔國公沐臯堂設樹
自中坐。左右列長杌侍坐。撫按察不耐坐。沐怒。命懸其柂。竟立啜茗而去。督嘉靖中。
撫按始均席。

御容藏殿

嘉靖時。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二殿。

勳位

嘉靖乙酉二月乙未。故事。朝參序爵。南京元會習儀。靖遠伯王瑾。協同守備屠首列。
南和伯方壽祥。不平。詰斥引下之事聞。得旨班序如舊。戒責壽祥。崇禎辛巳冬。鑄南
和伯方一元。協同守備班。安遠侯柳祚昌。上忿論。監察御史詹士恆。謂方領勳。宜先
之。兩事適合。又皆方氏祖孫。惜未引前案也。

白衣山人詩見夢

薛應旂嘗夜夢白衣山人。誦弔朱中丞紈詩。玄墓山堂月色明。烽烟照見闐闕城。
薪自古無恩澤。宿草於今有甲兵。生死已隨朝露盡。是非猶逐夜鳥鳴。何年精衛能
填海。常使人間恨不平。

大司馬起復

天順後大臣俱終喪嘉靖庚戌九月起復揭陽翁萬達兵部尚書崇禎丙子冬起復武陵楊嗣昌兵部尚書。

鷹犬蟲蟻歲給

嘉靖丙戌二月御史雷應龍疏曰內坊鷹犬歲給猪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蟲蟻歲供集貲萬林五千二百餘石費財損德命覈其費罷之

御駒

世宗七駿王麟飛白玉駒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神宗十二駿玉獅龍脊電龍載月烏五花駿彩麟丈豹金麟絳虬攢玉驥玄雲駿躡雲驥五口驥。嘉宗烏駒東玉帶思宗四駿太平駒玉龍媒吉良乘璿臺駿。

貢象尾

嘉靖癸丑遷羅貢黃白象道斃使者以珠寶飾牙置金盤中并獻象尾按劉向說苑魏文侯使人毋擇獻鷁於齊侯毋擇行道失徒獻空籠

嘲邊

嘉靖庚戌。大將軍仇鸞縱俺答出塞。書我亭障曰。仇鸞免送。崇
丙子。金人深入畿內。粉書邊堡曰。百官免送。

金甌再卜

丙辰。上密書內苑撰青詞諸臣之名。貯金甌中。手探得嚴訥。李春芳。遂拜相。學賴
元年。上卜相亦如之。得來宗道。楊景辰。劉鴻訓。周道登。李標。錢龍錫。

青田

嘉靖初。郡縣率八月成白冊。九月散青田。至十一月畢稅。後青田之散。恒至歲終。萬
歷來。民間並不知青田矣。

泉州志

隆慶黃光昇。作泉州志。載晉江知縣張文宿貪虐之跡。而萬歷杭州志。文宿以本貫
陳善。具述其美云。晉江險惡難治。今兩存之。俟考。

宥隨駕監生

萬歷初。幸太學。有監生派執壺者。竟隨駕入宮。被詰。其人懼甚。上諭令扶出。

李偉

武清侯寧億微時業坊既貴。亟封坊刀。慈聖太后嚴禁外家。或子弟陳乞。命進坊刀示之。曰當時藉此為活。今極富貴。猶患不足耶。潞簡王之國。微行擅殺人。太后命大璫封杖達四十。

詣惠山神文

無錫周子義。萬歷己卯主北闈。受邑子之賄。拔置八十名。周歷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文恪。祠於惠山。談修作詣惠山神文。末曰。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玉振藻園。而祠於燕市。又安訛斯祠之作邪。試由常情以譏。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前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輩。衆人心倪。贊元人也。迄今向祀不絕。彼西施莊以獻西施而作。蕭莊以蕭侍郎而作。通惠亭以錢仲仲而作。曩時非不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

少宰杖

汪陵籍產。電太監張程同刑部侍郎邱樞等。往追逮曾尚書。省吾王少宰篆等。曾角中青表。王直囚服乞哀。中官杖之事聞於朝。時沈光祿思孝戲陸少宰光祚曰。君善禹。却不聞少宰杖者。

綱首詭貢

邊人有持平綱夷二錦。入見黔撫云。綱首欲求入貢。撫臣遺申相國時行書。欲奏聞。申答曰。近時暹羅求貢。持上金葉表文。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真贗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為代奏也。撫臣乃止。後卒亡驗。求其人。則亡去久矣。夷情未可輕議也。

長昂射子

三衛屬夷長昂為雄。年六十餘時。入寇。一日出帳房。遙見二鹿。彎弓迭射之。應弦而殞。乃其二子。遂稍戢。

朱國祚

萬歷癸未。秀水朱文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東山公。緋服侍班。乙未修撰。朱國祚為司經局洗馬。故事。鼎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充。皇長子侍班。壽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署奉天征討文恪曰。文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宸翰

宣城沈修撰懋學賜御書謹言行明義理六字徑四寸道整有法嘗見之

太廟羊角燈

丁亥孟秋享太廟風猛燭滅太常寺丞讀祝高聲索燭因製羊角小燈二持照

傳戴煖耳

癸巳閏十一月十二日輔臣王錫爵請傳戴煖耳故事十一月朔傳戴煖耳百官傳
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喪儀

仁聖皇太后之喪大宗伯范謙衣白入朝至闕門忽傳各官衣青布袍急出易衣以進次日則白紗帽烏靴成服斬衰朝夕哭臨期畢而退署衣冠皆白經帶不除二十日後用三烏為烏紗帽皂靴黑角帶也又逾月易青素大約百日更淺淡服色行移舊繢有白紗帽白布袍布襪蒲鞋末年中宮之喪浙省詔至疑所服青白竟青袍迎詔

日本關白求封

萬曆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來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謹稟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者爺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老爺天高地厚之恩擔當如此昨日四位閣下

老爺禮部范老爺俱同老爺感心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伏乞老爺照依後開緣由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德謹稟計開冊封勅書印信并各項儀制務求老爺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懇至惲一日本原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關白自豐臣秀家以上五員乞封大都督獨行長加世西海道永為天朝沿海藩籬且與朝鮮世世修好

一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豐臣家康豐臣利家豐臣秀保豐臣秀俊豐臣氏鄉豐臣揮元平國寶豐臣隆譽豐臣晴信豐臣義智以上十員乞封都督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豐臣玄以豐臣長吉豐臣正家豐臣正咸豐臣全家豐臣調信豐臣吉隆豐臣正信源家次平行親平末鄉以上十二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平山五衛門早田四郎兵衛宅甚藏西山久助吉田善吉下甲石衛門西川與郎松井久大夫小昌久次大瀨少吉以上十五名勞苦三年均乞封爵再來盡應人員乞給賜督札府十五張亞都督札府二十張臨時頒賞使日本大人臣僚俱各

叨叟 天朝爵秩遵 天朝命令

三月甲辰朔壬子詔封日本國王平秀吉曰朕受天明命覆憐無私仁育遐荒有同
宇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淵昔嘗受爵於先朝中乃自攜于聲教爾平秀吉能統其衆
慕義承風始假道於朝鮮未能具達繼歸命于闕下備見真誠馳信使以上表章干
屬端為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嘉之茲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
克正使五軍營右副將都督僉事楊方亨充副使持節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以冠服
金印誥命凡爾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綏寧長為中國之藩維永奠海邦之黎庶
怡遵朕命克祚天休故茲昭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 肢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乂安中華將使薄海内外日月照臨之
地固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於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
恪守職責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
乃爾將豐臣行義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為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
朝鮮隔遠聲教不肯為通輒爾觸冒以煩大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
歸玉子倍反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畧諸臣前後為爾轉奏而爾眾復犯朝鮮以失

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為善。因勅原差游擊沈繼勤前去
金山宣諭爾衆。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忠誠為正使。五軍營
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為副使。持節詔封爾平秀吉為日本國王。鑄
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溥恩眷。仍詔告爾國人。俾奉謹號。令
毋得違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的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
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義信睦諸國。附近夷
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姪。俾
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奉課
但我沿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豎。朕宜責報。一切免行。從絕
後釁。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殷。王章有赫。欽哉故諭。

頒賜國王紗帽一頂。金鑲犀帶一條。常服羅一套。大紅織金胸背麒麟員領一佈。^青
褡襍一件。綠貼裏一佈。皮弁冠服一件。七旒綢紗皮弁冠一項。^{珠金玉挂一枷}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大紅素皮服一件。素白中單一件。纏色素前後裳一佈。體
色素蔽膝一佈。^{金鈎玉}紅白素大帶一圍。大紅素綺緞一佈。

一雙金丹繡紅羅銷金夾包袱四條綺絲二匹黑綠花二匹深青素一匹羅二匹黑
絲一匹青素一匹白綢絲布十四匹。封日本國王平秀吉誥文。皇帝制曰。聖仁廣
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
祉。紐龍章。造錫扶桑之城。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至風占之隔。
當茲盛隆。宜續堯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
同。比叩萬里之閭。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柔懷。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
錫之誥命。於戲寵賚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服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
盡俗。倍俯委求。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欵誠。祇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

朝鮮上書

萬歷三十四年丙申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李弘。書奉天朝石太師閣下。吾聞天朝
之大恩。封日本國王關白。實太師之獨力擔當。運籌日本。豈不欲封。不料海上風窪
漸變。或風或雨。或晴或陰。又兼山水相衝。舟不能渡。但日本至釜山順水。釜山至日
本逆水。一朝風狂大作。浪過於天。故此遲延月日。吾已於四月十三日。差陪臣哈金
體二十餘卒。探聽日本情形。至二十日方回。日本國王關白。求天朝之封甚要。但倭

將清正詐幻多端。其行長恭順之心亦有故。將倭分作三班。已渡二班。止有清正。倭分作一班。已屯於釜山。故行長正誠回奏關白。言倭衆二班已渡。止有一班迎接。天使一同渡。關白亦言天使一渡海後。倭衆盡數撤歸。不許遲緩。有違其天使。但我禮接不周。有慢天使。故於正月十五日差行長來請沈維敬過海講說禮義。以理天使往封。其沈維敬已至相罵島地方去日本止隔二百餘里。其關白又見沈維敬渡海。又見天使入營。故同行長將清正之僕盡數撤回。其清正不肯。行長又差嚴禪回奏關白。關白大惱。將糧米盡不發去。故清正問小國要地圖。要穀種。思屯田耕種。故吾將穀種與三十石。地圖一張。差陪臣永正賚至馬領地方。清正見吾穀種又有地圖中。烏嶺有伏兵之處。扼塞有養馬之場。其金山至登萊。乃深山大嶺虎穴之處。兵不能進。馬不能行。止有一條小路。長三百餘里。有七十二灘。土兵能進不能出。恐吾不敢犯。又聞天使於四月初三日夜逃出釜山。不知何意。但日本且有恭順之心。於天朝。而天朝反無撫恤之心於日本。釜山恬然。乃是大人威震。我已遺書與關白。天朝差冊使出釜山一年有餘。爾國如何不差使臣迎請。關白亦答云。但封我基雲只待風息。館舍有備。不日即迎請矣。日本情形如此。特差小卒尤禹賈。以便施行。

伏祈照鑒不宣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奏。都察院勘札准本部題復。
留守後衛所掌印百戶王守仁奏稱。太叔祖王弼誥勅符券甲冑器仗金銀珍寶衣
飾器皿各造丈冊一本。陝西庄田場廩丈冊八十六本。俱承奉錢保領回楚府寄庫。
奉 聲。這所奏事情。差該部查明具奏。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守仁所奏事情。伏候
命下。睿臣等備行湖廣撫按官員。差令長史司啟王根究原委。王弼長女。是否積王
元妃至鑰男娼。是否王妃撫養。寄庫財寶。果有若干。合用典籍。有無見在。事在先王。
非係侵占。無妨從實檢奏。蓋 聖主明見萬里。自有睿斷。非臣等所敢輕議。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欽此。又准本部咨為恭進家財成冊。上徹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亦
該留守王守仁同弟定遠侯嫡孫應襲王景襲奏前事。并稱楚府承奉錢保領奉兵部鳳字
一千六百三十八號勘合。扛運回府。開造畧節總冊。一樣三本。將一本進覽一本送鳳
陽府收貯。一本給應襲王瑞日後襲爵收照。以備查考數目。奉 聖旨。這本內事情
着司檔案選差公正內官一員。帶領原奏官王守仁。即便前去。會同該撫按官。令長

史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欽此。欽遵移備到臣。准此案照臣先於閏八月二十日接得前報。恐有疏虞。不待部檄到。即會撫臣李得陽。牌行布按都三司。及守巡二道。遣官軍於楚府各門。晝夜嚴行防守。出府員役。搜檢放行。不許夾帶一物。及將緊關人犯郭倫等。行長史拘禁候勘。并曉諭居民。不許窩隱受寄外。於九月六日該司禮監大監孫舉。錦衣衛指揮莊德福。捧勅前來。臣即會同太監孫舉。指揮僉事莊德福。巡撫李得陽。督同司道等官。左布政陳洙。右參政陳璧。副使張季思。參議丁繼嗣。武昌知府劉以煥。江夏知縣葉鳳祥等。迎進楚府。開讀畢。將錦衣百戶鄒質魯。管押奏發原奏百戶王守仁。同王錦襲。并令楚府長史董學禮。龐尚竜。帶全承奉郭倫等面啟楚王。請合同冊籍對冊。本王執出玉牒。並諭本府原無楨王。正祖昭王元配王內係王弼文。洪武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冊封為妃。洪武三十年初五日薨。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國除。今王守仁奏係弼男王鑑。於永樂十四年身故。遺男王璗。挾貲就祖姑妃撫養。維時祖妃已薨二十餘年。誰為收養。最後王氏子孫因無依來府。先王閔念親戚相依至今。尚有子孫王子孝王國忠等在楚居住。其王守仁錦襲不知何代人氏。並非本府收養之人。亦原無合同冊籍。本府自來並無承奉錢。

停等情。臣等隨帶郭倫等至長史司。再三勦審。執稱二百年來。並不知寄有前項金寶。臣等又進王府。啟王查取前物。王諭本府兩遭回祿。後宮邱墟。並無庫藏。王守仁帥秦兵盡殲敗妄。予現居東首書院。引臣等齊進。將本府財物。盡數盤出。臣等眼同將玉守仁所奏原冊。查對。並無一物相當。即登記封本府收貯。時聞宮眷悲號。臣等各散。次早復同太監孫舉指揮莊德福再進本府。令奉御長史等官。啟王查取。王諭奉府財物。自嘉靖二十四年。祖愍王宮變。子父恭王年才四歲。叔祖武岡王顯槐攝國。時有通山王英煥與槐許奏。欽依着湖廣撫按三司等官。逐一查明。實止得銀十九萬六千四百四十兩。銀器四千六百九十五兩。金器二百六十兩五錢。彼時並未盤有玉彌。寄領金寶等物。至隆慶五年。余父薨。子在襁褓。武岡王復攝。前銀費用無存。祖母慈王氏奏。奉欽依道院查盤銀兩。委係武岡王盤出。今予長成。自行取討。卷輦可看。余自十歲受封。武岡王薨。長子英熾相繼物故。前銀未得分毫。且嘉靖年間至。○罷奏並未稱有前項金寶等件。卷案現存。其陝西庄田。乃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奉太祖高皇帝聖旨。你征雲南阿魯禿等處。建大功。特賜秦馬三十四黃牛三十頭。犛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西安州喇都草場一處。牧羊世守。欽此。

即蒙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各年以來借用駱駝馬匹屢降勅書前十五道
現存可証至萬曆九年奏經戶部議覆本府照舊管業並未奏有子粒官收贮庫帳
玉氏子孫襲爵給領明旨予宮所有已盡無遺如以余言欺詆余願帶同宮眷避出外
宮聽憑欽差並撫按會同進宮遍行搜掘等情並具揭送臣等本王隨出宮外聽擲
臣等念未奉旨不敢擅入當即勸王回宮該臣等看得王守仁所奏冊內財物額數
百萬率皆人世罕有奇寶今據所盤銀兩器皿不過近世常物僅止數千似與所
奏大相矛盾將以為隱匿則本王且請搜掘矣臣等伏維楚王皇上之親屬山素
稱守禮奉法未聞過舉一旦以二百年前無稽之事被奏已經防其門戶拘其侍從
盤其積貲宮眷驚惶相對啼哭在臣等奉命恪職不得不爾然於楚王國體亦大辱
矣若再令出宮搜掘毋乃非皇上親睦之意乎况其兩經回祿一遭宮變相繼幼
孤迭更攝國即使盡力搜掘王弼遺貲諒無可得之理而情迫勢窮萬有一意外之
變所不忍言者則臣等不能任事罪固難逃而於國家體統所損非渺小矣伏讀明
旨仰見聖心原為關念功臣之後故有此查今考之往牒與守仁所奏有大謬不然
者如昭王元妃本薨於三十年也而曰永樂十四年本妃奏取王璡撫養王弼於洪

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不食死。而除封也。而云弼男王鑰承襲。於永樂十四年
病故陝西庄田奉。太祖高皇欽賜。萬曆九年。又經戶部題覆奉。皇上明旨給與該
府照舊管業也。而曰子粒官收貯庫。俟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此皆載之典籍。昭然易
見者。尚敢虛揔。王守仁錦襲。果否。王弼子孫猶未可知。況於所奏財物。又何足憑哉。
容臣等會議明白。另奏外。惟是楚王請避外宅。搜掘宮中。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東宮冊婚

辛丑 東宮金冊。用足色金十五兩。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兩。七成金一千七百
五十九兩。東宮大婚費。八十萬有奇。冠三百副。耳索珠至百二十二萬。金翠十八萬
有奇。福王婚費二十萬有奇。

取桔子松

萬曆十年。工部咨南京兵部。取壽宮桔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派蘇杭松江令各
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遣官押解。帶園丁沿塗澆灌。仍咨本部發馬快

船裝載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着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欽降花樣彩畫面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扇十五柄四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羣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梅結壽祿福扇十五柄七夕銀河會扇十五柄菊花鬼兒扇十五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十五柄蘭花扇十五柄滿地嬌翎毛扇十五柄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貓兒扇十五柄人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蟲扇十五柄聚番扇十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蟹進寶扇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盤桃捧壽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樣俱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為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王文肅晚召

丁未復召太倉王相國錫王即家疏規時政刺切言路蓋華亭陳繼儒代草者陳過示王吏部士吏部遽郵之言路諸公競謂其沮抑羣詆之太倉遂不赴

梁鵬

萬曆中順德梁鵬知崇安縣題堂柱曰庫無耗頭里無私派鋪無當行望鄉者訪聞相告吏怕沈案差怕索錢民怕健訟期子姓敏德還淳陞戶部主事

閣臣避道

至平湖陸光祚富平縣不楊俱不避閣臣輿見忤張新建位遂許富平後富平再起避福清葉少師又不可解矣駙馬都尉楊春元並道福清貽鮑祠部書曰都尉不避之謠故以會典為言不知今之禮部俱不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會典所言概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問諸公侯有一人不避閣臣者邪若盡依會典則豈但公侯即六卿長貳皆不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之閣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僅立都士武大小並未見有塗遇直突而過者即駙馬亦有數人何獨楊君不避耶

安南上書

安南某人失風於浙見拘上書曰臣聞均覆載者天道也普仁恕者王道也何地非玉土何人非王民臣本安南身非叛逆世受國制迄奉我主差往葛王省墓忽遇風作扁舟幾覆幸漂流至此臣等忻忻相告人人得觀光上國矣正喜懼交接天兵四

圍。僥首受縛。今繩繼我。羈縻我。以夷論我。亦何以柔遠人也。游魚思故淵。飛鳥思故枝。人情寧有不同者。如皇帝以夷論我。則概郡縣。何非王之土地也。概蒼生。莫非王之人民也。我何獨外於清朝。使我父母妻子骨肉不相見也。喪身異地。不亦憐乎。乞皇帝早賜杯水。用甦涸轍。大開惻隱。僥示指南。臣等不勝忻躍惶悚之至。

戲賞

內臣有進小兒風車之戲。值不一錢。上喜其颶轉。賞千金。羣闈豔之。募制銀舟。注酒帆舉。機捩巧絕。費百金。上善之。而向之戲車。狎久生厭。即停賞。進銀舟者。其人大失望。司禮太監田義頗洽。上心嘗跨馬。命義操筆而從。既弛勒。義求犒。予之千金。一日命義跨馬。上自操筆從之事訖。亦索犒。義知其指。大有所餽。

荒慘

萬歷丁巳戊午。山東游饑。人相食。萊州市人肉慘不忍述。有中州人兄弟並無子。來買妾。或以姑嫂欺之。夜宿。兄得其姑狀極誠朴。告曰。爾弟為我嫂。釜中羹矣。兄亟趨視。炕下之首儼然。駭而走。訴縣官。抵嫂罪。携姑以行。

崇禎庚辰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江南北皆競棄子。如

售器皿流砾塞路。少婦不值千錢。市餅餌輒袖之。否則見奪。斗米三錢。杭州諸生某家三四人。因米肉不支。雜以砒礀。啖訖俱死。

八品官貳封

八品官例不貳封。萬曆末。行人司行人吳伯玉。請比五經博士例。追封其母。有旨止子。羣服著為令。

分黨

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閩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江右淮撫李三才。底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臺省者。天啟初。東林獨盛。趙鄉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羽秉權。天下咸奔走焉。仕塗捷徑。非東林不鬻。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

而足家馳人驚恐。漢未標榜，不是過也。

熊廷弼王化貞

葉相國向高於萬曆癸丑主禮闈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沾自喜適福清再召馳書勸駕謂大功指日待入朝為封拜地福清又夢如之故入朝專右化貞及事敗同罷廷弼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少飲博無賴。觸忿自閹猶為人行汲客某奇其貌質直東宮後柄用容避去其名姓無傳焉。萬曆時宮祿不恆給。皇孫苦之諸閹戲曰陛下萬歲。殿下亦萬歲。吾輩侍小官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恭謹時進飲啖中其欲及上即位寵任倒柄。勢焰薰灼外廷諂附實繁有徒媒孽中嘗則劉志選楊夢環羅織善類則曹欽程吳富夫田吉許志吉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谷應選魏廣微之首附盧承欽之刊黨籍潘汝楨之倡祠李景祚之進封其頌美不置薛鳳翔四十七疏郭允厚四十疏周應秋三十九疏餘不勝數也。

聞人某善占字。忠賢召之。書有字。對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問其故。曰。有字上半天也。下為日月君臣之象。今月食日。幸肩半天。否則無天矣。又書因字。某心知其謬。詭曰。國內幸賴斯人。如無斯人。國且空矣。忠賢色喜。某旋遁。

謾羅黨籍

有錄東林姓氏於魏忠賢。遂因事羅織。嘉興陳應元與焉。金陵陳應元以名氏同。併罷。

幸脫黨籍

天啟末。陝西巡撫莊祖謙遣奏差。有媚祠之請。奏差至京。聞上疾甚。意魏閹未可測。疏不即上。後忠賢敗。免議。湖廣巡撫慈谿姚宗文亦遣奏差。疏竟上。預黨落職。按漢書。竇納吏。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邵言。竇氏專權驕恣。危亡可懼。足而得柄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陝西奏羣賊與邵合矣。

火逼尚書

龜督倉湯侍郎薛貞。以草場救焚頌魏忠賢。遷刑部尚書。時稱火逼尚書。在刑部誣

揚州知府劉鐸死之。崇禎初追論貞死於本堂。撻三十。雖貞不足惜。時謂其失體。

劉詔耿如杞互誚

薊鎮祠魏忠賢參政耿如杞不跪謁。懼謹求巡撫劉詔劾罷。初非劉意也。忠賢重論下法司。崇禎初詔總督薊遼。以乾沒軍料下獄。如杞笑曰。老先生何亦來此。如杞釋後歷官巡撫大同。己巳勒兵入援。同總兵張鴻功潰於良鄉。被糾下獄。詔又笑曰。老先生何又來此。

孫尚書寒窓故人

武進孫文介宗伯慎行持行清峻門生某來為巡臺。留飲五簋。巡臺欲起。公曰。少需之。有寒窓故人相見。巡臺意密客坐俟之。屢求面已。設菽乳。指日。此吾寒窓故人也。

周維持

璫熾時御史金壇周維持楹帖聖朝多樂事天意喜從人。

鳳見

天啟二年禹州守英□□報鳳凰見於大隗山。高可七尺。事間受質。嘗問汝州人張彥清。云是冬身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雨雹。鳥雀凍墜無筭。訛以為鳳。

滕陽驛詩

天啟初。壽州御史方震孺被逮。題滕陽驛壁。品兒一月纔三日。懷裏呱呱別乃翁。若便長底能問父。阿兄向北指悲風。丙寅江陰御史李應昇亦被逮。過之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悽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崇禎戊辰武進鄒嘉生復官備兵海上南還飯滕陽見壁間方氏新題宛然而仲達詩湮去久矣因系以詩。荒庭樹死慘霜碑。有客廻簷泪獨垂碧血已酬忠孝志。紗籠猶見死生歧。六歌免苦情偏至十族君臣義不移。宣為姓名甘鼎鑊。千秋巡遠自心知。又亡何鄉人和其詩一行已遺汨為碑。遺句何須粉壁垂。好惡有從平旦合是非偏向偶曹歧。生驚市虎魂猶碎死快騎鯨性不移。輦上若留男子氣寸心應許夜臺知。題壁何知峴首。

轆轤消痕今日尚雙垂。忠良各抱心猶石。生死何妨路見歧。新月有情窺戶入殘陽無煩學燈移。舊時遺筆無尊處。化作風雷未可知。辛未仲夏鄒嘉生被上谷之命重憇此館書存名士旁。有和詩二首名雖不留其人固可想見也。續題曰。不為孤中寄口碑。豈計何幸歎行垂。三朝日月懸天上。一念玄黃判路歧。客路似名驚易去。人心如宦拙難移。荒郊控馬重題句。佚簡還留野乘知。按亡何鄉人即武進張二無先生塏。

孫相國行邊

孫高陽相國承宗行邊。見城堡殘破。輒罵熊經畧王巡撫棄師之罪。謂不能力守。驅生靈數十萬死亂兵之下。盡焚官私廬舍。不顧其後也。雖上疏請宥二人。實非其意。

陳明卿慰下獄

周蓼洲順昌周季侯宗建等下獄。陳明卿慰之曰。人生事業。閉戶第一。閉戶寧素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慎勿錯過。

暹羅貢表

天啟丙寅二月。廣東市舶提舉司唐允中報懷遠驛暹羅入貢金葉表曰。暹羅國王森烈帕臘照采備怡臘陸悃西亞卒贊鴉普埃誠恐稽首頓首謹譯書奏啟。大明皇帝陛下。伏以聖明新登寶位。萬國胥慶。微臣經差使臣坤皮叭具沙等。捧賈金葉表文方物。詣闕慶賀外。欽奉勅諭厚賜回還。開讀拜受恭詢。聖躬祚祉國治政平。拜舞山呼。無任懼懼。追思世沐恩寵。自古及今。地隔天涯。心馳帝闕。雖華夷兩地。實同一國之忠也。茲當貢期。循例修貢。謹差正貢使臣郎勃查緝副貢使臣坤加離顏那茶邁低厘臣乃實填朴里辦事臣乃納統通事臣曹漢等乘船一隻。捧賈金葉表如。

鑾輦方物譯書用羅字五號勘合從廣東省送詣闕下貢獻恭候萬福伏乞 聖鑒

微衷用伸臣子之職庶存懷遠之義并祈往來不斷使獲帡幪永久事竣乞早遣使
司國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并開進 皇帝上品龍涎香一
斤。西洋遮那密段四端采色烏地雙面花慢二條采色藍地研光雙面花慢二條采
色花地柳條雙面慢二條采色花地烏文研光雙面慢二條采色柳紅暗地花雙面
慢二條西洋紅地繡金綿穆帕二條象牙三百斤大小十一根胡椒三百斤藤黃三
百斤。蘇木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百斤。皇后上品龍涎香八兩。
西洋遮那密段二端采色紅地雙面花慢二條采色雙面暗花慢二條采色全身花慢
二條象牙一百五十斤共六根胡椒一百五十斤。藤黃速者降香白荳蔻大楓子烏木各
一百五十斤。

據退齋萬歷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並入貢天啟元年入貢

安南

五月六日安南入貢補萬歷四十五年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二百零九兩銀盤十
六片重六百九十一兩沈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

十件黑綿香八千株。白色土絹二百匹。犀角十二座。象牙十二枝。隨從二十一員。陪臣三員。阮進用。杜克敬。阮自強。通事一員。阮曰仁。行人四員。黃文通。范世和。阮光駁。阮世閱。從人十三名。補貢方物。並如前。隨從二十一名。陪臣三員。陳瑋。裴必勝。阮肅。通事一員。阮程。行人四員。黃茂才。鄭棫。阮仁通。阮智能。從人十三名。

三王之國

瑞王惠王桂王之國。蘇陵故事。親王必肩土三擔。培陵時瑞惠相觸而訖。桂王解之就封。所經郡縣上供。王及妃日各肉八十斤。次妃及長子各六十斤。餘妾及諸子各四十斤。桂王阻風儀真。審理嘉興沈德先入其舟。見座設青布襪。內豎云。宮中皆然。凡袴皆布也。親王亦如之。並祖制。

主簿寃縊

天啟丙寅八月。嚴州主簿□□□於布政司領漆料千金。為李廉某某居間瓜分。并雜費實領三百餘金。度必自累。遂縊死。杭城海會寺中。猶胸抱冤狀。首列方伯慶新民折兑百金。事聞。當道以礙方伯不行。

許志吉

徽縣許志吉故相文穆國之孫。歷大理寺副。時籍富人吳養春家奉旨召買黃山造工部主事呂下問煩苛激變。志吉自請往駐郡臺。有司伏謁。通判姜三極名叱之。羅織巨家。不避戚黨。徽人切齒。已事敗。即訊欵令葉高標繩之前。為伏謁者志書囚服。高標故下堂揖志吉曰。老先生何至此。每訊一事。輒受朴。人以為快。竟論死。被志吉被黃山之命。其夕文穆墓坊自倒。

營極天鳴

唐景皇帝登極日。諸臣方呼拜。忽天鳴。竊心異之。吳忠節麟徵云。

戊辰首科

崇禎戊辰之首科。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翰林院簡討汪偉。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河南道監察御史王章。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俱甲申殉難。又兵部右侍郎劉之綸。少詹事徐汎。通政司使李夢辰。翰林院編修胡守恆。行人楊子楷。山東按察僉事保。定推官李獻明。遵化知縣徐澤。俱先後死焉。

東宮不利

帝至壹極。後中宮生子。帝乙之紂。宋文帝之邵。並凶終。我朝孝宗之有武帝幾。

至覆國及思宗元子生日者。俱謂其支干不利。

問難

上初即位。好問難。如三物六德六行等。儒臣猝不能對。後稍厭薄之。不復瑣瑣。

治進香內臣

上內坐。聞香慾動。偶語閣臣歎曰。皇兄受誤多矣。戒香不復進。

逆案

逆案分創祠稱頌贊導。繇冢宰長垣王永光亡何。總憲曹于汴給諫許譽卿摘署案陰附忠賢罷其預議。改命司寇喬允升。時秉成於閣部。而太史姚希孟實陰主之。以得蒲州意也。故蘇人無一玷者。

徵盜

先是秦盜跳豫晉間。太倉吳駿公嘗與同年衛肩文論時事。其人關中人也。忽歎曰。事出非常。奈何。吾關中有人矣。問其姓曰李。時不省所謂。迄今思之。果驗。

偽巡臺

癸酉十月八日。大名之長垣縣。忽報按臺私行。在北關店杜龍家。典史倪時俊。遇之。

當館時開州同知喻傳顯署縣事。求示勅印。頗張皇失措。因收訊。則滑縣齊文舉也。年二十一策蹇。專負謹者。後奏上。寘罪。

五經登第

洪武二十二年。福建長樂縣黃丈史廷實應貢。庚午試南京。五經題並作。以違式取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拔特置第一。免會試。授戶部主事。言事降撫州推官。字民以恩。而侍屬過嚴隘。調漳州衛卒。

崇禎甲戌會試龍溪顏茂猷五經題並作。分考官陳仁錫出闈特奏。上許其廷對。裏進上程錄。另列其名於諸貢士前。茂猷鄉舉在天啟甲子。亦全經。□□推官山陰。邪正。世異也。言於主司獲薦。巡按御史為特奏。一時傳異。後人效之。崇禎丙子萬年。謁重門赴順天。江西張爍。羅大猷已卯山東萊陽宋瑚癸未進士。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璽。丁丑南昌程元極五經乙榜。求倣顏茂猷例。特拔不許。庚辰宗貢朱統。鑒以五經義求破格。亦不許。

館選

甲辰龍虎吉女。乙亥選推官。知縣入詞林。丁丑專舉。有司限甲科七人。乙科四人。貢

三人嘉善錢塞菴相國曰。自外吏入館。止論足賦。不問文學。月課庸拙。謫字雜出。

南場關節

兵部主事丹陽賀王感。劾烏程溫相國體仁。庇其鄉人考官左庶子丁進。摘南場貢美中論表。奢閭嫫乃青山綠樹。為關節輔臣委部科核所出。尚書李康先苦懷罷上。忤旨去。荀子危詩閭姍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青山綠樹。見朱元晦心學詩。

宸翰

戊寅六月。御書楹帖。賜揚州鹽曹太監楊顯名。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私第臺上清霜凌草木。軍中殺氣動旌旗。公署每對用璽六顆。遣官馳賜。

己卯九月。宴樞輔楊嗣昌於文華殿。賜坐。上手觴者三。袖出詩賜之。鹽梅今暫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輔臣不給驛

己卯。遂安方相國逢年。召對不稱旨。自免。賜三十金。不給驛。

陳啟新

淮安陳啟新故書。休嘗一舉武科。頗諳繪事。游燕善大璫曹化淳等。丙子上書。特拜吏科給事中。實無他才。首蒙破格。入省以後。唯阿觀望。淮撫朱大典榜其門。海內一心。褒貶未定。或追論其陰事。下法司。啟新走免。不知所終。啟新嘗奉使過南京。時大司馬李邦華示禁某地。內云如此。室礙難通矣。啟新讀室碍為密礙。及入京。上言近京陵脈。竈戶坎傷。引李所示為據。李疏辨時。大笑之。

御膳

上儻約御膳日費三百金

內閣秉燭

文淵閣內五楹。中居元輔。餘以次寓直。如元輔罷。次輔當代。必旨有元輔字。始遷坐。閣員至六七人。則割室中畫蓋。不北畫。亦秉燭。故事。午門前。日照紅牌。輔臣趨入。閣人輒報。報畢。始發章奏。

堂饋折價

輔臣會饋出光祿寺。自宜興周相國延儒移庖。始折價。烏程移庖。菲甚。雖細節。以上
貞豐也。

科抄

紅本下科發抄。萬曆中疏多留內。不付閣。故先行科抄。崇禎時禁之。

何相國市德

香山何象岡。吾駢次輔。日直票擬時泄之親故。而上嘗改擬。則曰某輩為之護。上自改也。烏程悉其狀。語何曰。貴役不宜引入禁地。何諱之。烏程曰。貴役傳遞多至。自是少戢。

烏程長洲之隙

長洲文湛持相國震盃。故善香山。香山先相。不諳典故。烏程輒改所票。不以示也。長洲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人多短烏程。乃謙抑如此。初召對。問陝督洪承疇。何如。嘉善錢相國曰。承疇臣同年也。任事勞苦。此其所長。若戡定。或非其本。上作色曰。人俱說他好。香山因力稱之。長洲言操江都督御史之短。意欲薦其姪福建右轄。申紹芳也。以語德州謝太宰。謝曰。果用申青門。老先生當稱治生。蓋鮮松雷鎮為下。江長洲謝不敏。既推申河南左轄。未赴。意覬齊撫太宰糾之。申逮戍。王拜都給事中許譽卿。資深祿淺。推南京太常寺少卿。長洲囑香山票旨。用人何論南北。上

責改擬。曾太宰引疾勉留。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先生高尚。奈許霞城相詆。意蓋胥
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庶僚耶。因糾譽卿。而長洲欲右之。烏程曰。太
宰參之力。長洲求罰俸。烏程曰。安有太宰所參。僅罰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擬降級。
上不詭。烏程擬削籍。晚坐會閣。長洲艴然曰。削籍未嘗不好。其所票某項錢糧疏
焉。程勸改擬。長洲勉應之。改訖。擲筆四坐駭矚。烏程翌朝揭奏曰。朝廷所以臨下。賞
罰而已。若所云科道削籍。科道之榮。是賞不足勸。罰不足懲。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為
此疊禮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上怒。并罷香山長洲。

袁崇煥

袁崇煥備兵寧遠。值樞相孫承宗於榆關。孫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願
捐三千金助彈丸。孫笑曰。若然。幸為籍重。第不肖去後。經畧必喻使君安性。而足下
代其巡撫。喻亦不久。又足下經畧矣。未知巡撫又何人。崇煥曰。有劉詔。後俱如孫所
料。而崇煥輕脫可則。嘗於演武場較閱。忽自起舞防牌中跋。

己酉四月。崇煥遣把總吳某。千總陳某。使建州。以故遼人方君達來報。二十四日陰
霧。崇煥過覺。且佯輸彼情。約殺島師毛文龍。許之。又告飢。遂令都司蔣文舉。開糶於

高臺壁名。賑熟夷也。邊儲始竭。尋用都司吳先計。犒軍。矯殺文龍。

庚午十一月。籍沒袁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晰。使女四人。營墳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筭。槍二馬口。俱解京。

鄭鄧

庶常武進鄭鄧。大學士吳宗達之甥。恃天啟中建言。蔑視其舅。吳罷相抵舍。是日鄧倣裝北上。補官不一晤。吳恚甚。揭其短於烏程。未發也。文文起入相。以同年薦之。烏程曰。詞林自有故事。萬歷己丑。庶常蔣恬菴。益育終養。及起家。猶同後輩課館。且散外轉。周礪齋洪砥。謂以齒夙得留。今鄭庶常不得違例也。文起曰。鄭嘗建言。與蔣恬菴不同。亡何。嘉善錢相國士升。及唐宗憲世濟。各懇烏程許其題補。一日。文起語烏程曰。老先生不用鄭庶常。彼善作文者。烏程意沮。會許譽卿事敗。文起忿曰。一霞城敗行有繼霞城起者。烏程聞之。草揭示嘉善。同僉名。時淄川張至發其直。不之覺。嘉善曰。既不能薦。而又賣之人。其謂我何。烏程獨上立下鄂獄。論誅死。烏程初無意陷鄭鄧。豈由吳氏而文起激之也。

萬仞宮牆

離縣張四知相國里門題萬仞宮牆時人嗤之

稅監

史文起入相數日撤稅監自上獨斷長洲掠其德已文選郎呂大器奏臣前止稅監今寘採納閣臣見之謂選郎賈譽長洲曰此好事何難認也

詞林題補

詞林在籍先注官後起南海陳子壯以□□家居遽入京烏程異之烏程雖陰懷練習朝典人不能及而上苛嚴細故票擬改至再四不允同列遲疑烏程徐曰或疏未失填小口耳按之果然雖失填小口上終不自明必閣臣發之

周延儒

宜興入相恃才輒午睡足徐起閣章奏應手票旨時閣臣善於啟事稱武進宜興如何寵

吏部擬各官罷俸幾月兵部擬各官吏賞幾十幾兩俱閣臣填數烏程不填聽上載冠不市恩怨上益任之

宣興先論罷以嘗言朝廷為義皇上心因力辨引去及再相或言聖性嚴馭宜興

笑曰上易與也。何過慮為。蓋宜興潛通宮府。得其關捩。故有義皇上人之說。晚生黠
貨文武大臣賜謚。擬旨還與他謚。嘗誇曰。吾筆底一字千金。蓋入賂四千金也。

六曹章奏

六曹章奏。係科臣職掌參駁。近虛文塞責。於大事多畧。

磨碑

西山碧雲寺。魏忠賢重修。天啟三年。少師福清葉向高撰記。禮部尚書會稽錢象坤篆額。今碑磨去錢象坤名氏。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頗稱許魏氏。

內臣帶

內臣帶止犀玉。無金銀花素之別。崇禎辛巳始依品。自金花以至素銀。衣有斗牛鼎魚以至各色異獸。

揭長安門

己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泄旨罷相

巴縣王相國應熊。被論。命未下。遣探閣指。遽疏辨。上詰其繇。於是中書舍人劉天

錫等以泄旨伏罪相國坐免

朱萬年

冀州守朱萬年力拒叛兵不遺餘策以登撫謝璉主招降脅之出城遇害是日婦生
九人皆哀其烈而幸其嗣也

佑聖觀開勅

唐長閏正月先是山東巡撫上虞李懋芳憂去顏繼祖代鎮論其侵牟坐逮懋芳在
蓮繩騎先侵於杭州議開勅於藩司右轄黃鳴俊曰某宦河南駕帖開自臬司重在
刑者也二司互執竟開讀佑聖觀

過周謀

是月仙居知縣過周謀以通賂長安事露被逮夜宿杭州菩提寺仰藥死寒士叨一
第寄百里之命欲速而梯進身且不保孤燈冷壁婦孺長隔亦足戒矣

生日移賀

恩廟滿歷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適嫡母孝和貞皇后忌日也崇禎元年萬壽
節是賀明年屆期輔臣知其指請移二十四日從之按庚戌十二月甲午立春故景

命之辰。作辛亥節氣。

金史太宗歲。本月七日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邃于經術。第不諳吏事。票擬間用古字。往往失裁。宜與時競。雖不解也。臨票矜持。數四塗易。兼才之難如此。嘗命改票。票僉例繳進。誤毀之。被詰。先以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文曰藝苑張仲師。喻短也。張仲師長尺二寸。見端衡嗣刻山上山稿。蓋古詩。山上復有山。離合句出字也。自為序。又作隱語。許曰。自裏。此舉懷。□□。從前一誤是山山。惟貪幾度百姓眼。何補相聯兩月灣。又刻畫臺者。小兒所吹。不按腔調。又刻杜吟。杜之為言薄也。

貢士騎射

己卯始命巡按御史同鄉試主司閱貢士騎射。具文耳。後終不行。

鹹司新例

轉運積輕。夷於郡守。如吾浙。按察司水利道宴客。則鹹司辦具。沿為故事。壬申。轉運使楊湛然革之。已奉勅禮同藩臬。勅至日。藩臬不往。方伯猶狃舊不下堂。楊勉。瀘郡

守之右。關中張繼孟。自御史左遷始得亞二司。乙卯鄉試錄序。列都轉運使右參政
張繼孟。及太監崔璘。至繼孟仍訛膝。二司則否。

黃道周

黃石齋先生在詞林。凡題講官。經筵官。纂修官。及東宮講官。或資俸在其前後皆用。
獨遺黃蓋輔臣。懼其近。上敷奏也。最後推東宮講官。又不之及。項煜楊廷麟俱相
讓。炳璧以道周所陳。臣不如鄭鄧為解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廷麟折
之曰。孔子聖人也。自謂辭命不如宰予。管仲賢人也。自謂不如開方。天下後世。未聞
孔子以此服聖。管仲以此損賢云云。

丁丑華亭陳子龍出右中允黃先生門。布素進謁。先生曰。僕本寒祚。布素宜也。若世
間常服羅綺。改而布素。又失常矣。正不必也。先生坐事放歸。子龍迎高郵舟中。袖出
五十金。先生擲之曰。吾窮宦。奈何驟汚吾。胞記

黃先生送吳駿公祭酒之南京。以本鄉涂監生託之。不言其名。吳抵任。聞石齋廷杖
下獄。因聞籍。則監生涂仲吉。果閩人也。召問。遣之北行。遺二十金為橐餉。仲吉竟自
革。并下獄。榜供七人主僕楊廷麟王維等。卒不及吳祭酒。

張春

庚午三月。永平道參政同州張春出關。陷穹廬中。誤聞殉難。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亡何。春從塞外求歿。始追削。春妾□氏。年二十一。自經官舍。春媿其妾。多矣。蓋洪承疇之前茅也。按宋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降契丹。授戶部使。繼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後遺邊臣書。張春風斯下矣。

詞林之壞

嘉善錢相國塞庵曰。自來坊局與政府相通。間邀坊局等。咨訪時務人材。因驗其人之賢否。崇禎間。詞林輒趨臺省。乘利窺間。反攻中堂。而與政府隔矣。上者徵逐詩酒。畧於典故。一旦臨事。遂無其料。吾待罪政府。見士大夫朝房。非上書求溫旨。則代人懇致。多遷除之事。並無陳大議。效奇策。雖開平津之閻。何益。此國家所以大壞也。詔勅體貴簡重。冠冕天啟間。忽叙門閥。尚纖縟。綸命襯。倪鴻寶好琢麗。耽於雕蟲。王覺斯專倣大誥。浮靡不切。許石門輩。儲蓄既薄。趨其下風。又無論也。烏程嘗謂之蹙額。令刪改致忤。夫知制誥。閣臣職也。詞林矜慢。不其甚乎。

館陶全城

壬午。北兵深入。館陶令晉調元其姻孝廉某自關中來。道被掠。儀觀甚偉。厲聲曰。我賜虜庸者。不令我見主帥乎。如吾見也者。會當立效相報。及見主帥曰。我關西男子。不與俗伍。姻家館陶令。以舌下之馬驃金帛。隨所欲耳。主帥信之。以騎往孝廉求興。昇至城下。約停車。容入說之。入即助守。曲盡方畧。蓋孝廉倜儻足以給敵也。

分票

嘉靖以來。票擬顙首揆。餘旁睨而已。萬歷之季。疏多留中。福清葉向高。德清方從哲。相繼首撥。嘗聞坐終日。福清曰。安得票一疏。全我體乎。天啟間事繁。福清及蒲州韓爌。間送次輔票一二。宜興始分票。計疏若干。折以為常。晨入夕出。拮据不遑。閣例不宿。知申刻散班。崇禎初。遂燃蠟更餘。堂吏猶循故事。高呼申時也。錢塞庵詩。深宮衡石程。韋綸閣推敲。費論懶子夜。漏深纔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

熹宗實錄

纂修實錄各分詹翰。坊局藁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刪定。彙而上之。熹宗御歷七年。諱實錄終歲事耳。史官雖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聞。閣臣亦不以為意。嘉善錢相國。嘗總裁二十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相往復。如至崇禎十四年始竣。

講臣

經筵對。御案設几。列講章其上。講官易為口日講。從御案旁敷陳。即自撰講章。至失記。蓋講章先期呈閣臣閱定。中書舍人錄置御前。往時講官第闡本義。未規範。苟不繁引也。崇禎時。好衍時事。輒千百言。如豫章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講尚書。布昭聖武。泛引國朝三大營志。烏程屢刪之不受。忤去。送魏批准其呈。士清謂之錢塞庵曰。講官致規。不過篇末。今累牘連章。烏程坐是與詞林不協。予師見講官文湛持倪鴻寶學問。該洽聲容閑雅。真其選也。姚孟嘗次之。姜歲勝有儀度。其學不逮。姜燕及氣粗。許石門語冗。

堂婆

太監張奐憲。監戶工二部並座堂上。時稱堂公堂婆。

御史改武

監察御史張仕學。巡按河南。求擊賊自效。改總兵官。先是余應桂按楚。趁巡撫韓觀之既改階。郡守節推通刺。始愧悔。後遷延自免。

盧象升

已卯。盧象升總督敗沒。鎮璫懼罪。陰言其不死。命遣校偵之。以實聞。下獄。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獄神曰。某不枉盧總督。雖死不憾。

禮府窖金

己卯正月。濟南破。德王由掘陷於賊。得牡丹下窖金。壬午十二月。兗州破。魯王以派死。之得石榴下窖金。二師最薄。矧秦楚襄福周蜀之富乎。

周士樸

冠簡歸櫝。執周尚書土模責數之。答以布袍革履。不預外事。曰。亦知舍人之怙勢肆虐。半辭以不聞。曰。爾瘞金十三窖。何來不能答。被磔。

謝秉誠

華亭謝秉誠。本起廄養。登第。歷御史。巡按陝西。婪虐。戊寅還。十二月。北上。會被論。至。葬河見。遇過濟南。陷於賊騎。同官校遇害。蓋舍人施晉所供也。怨家楊尚能擊登聞鼓。訴其逃匿。下撫按。輯之不得。按濟南之變。頗多逋吏。提學副使錢塘翁鴻業。易隸服而逃。被執。以衷服織綺。謂職官也。力諱之數日。有蒼頭見其衆中。運木戒。蒼頭勿言。後不知所往。其家佯發喪。丙戌歸家。死於舍。推官平湖陸粲亦逃。弟某微知之。往。

問揚州善慶庵僧德宗。德宗曰。越十二年當還迄無耗則委骸風露也。
和杖

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之曰和杖。遂遺金帛餌我。遣脣從報級。

左良玉

壬午十二月張獻忠再陷襄陽。平賊將軍左良玉走漢口。居民竄盡。賄王憲副揚基書。求駐武昌會城就餉扼要。士民疑懼。王信之。越江迎勞。許屯金沙洲。俟渡船過是竟先期渡江。軍城外肆劫。王歸其孥至陽灘口被掠。訴良玉。大索得之一時駿船人不自保。賀相國逢聖訪良玉。問此來奉旨乎。曰否。相國曰。將軍扼要宜先護。顯陵而省會次之。曰郢上閉關郤我。曰。今寇在江北而兵江南何耶。曰漢上逃竄無可食。相國曰。駐省會幾何日。曰養銳待戰及正旦。相國往叩不納。排闥一見而去。

蕪湖兵擾

癸未春。左良玉在武昌。遣副將王允成勤王。自九江安慶而下。恣掠流言與叛。留羣籍。南樞熊明遇亦不辨。第令都督孫必進以三千人往。至蕪湖。知非寇也。汪肅等

楊文驥以熊氏年家子。求西征許題補職方郎。文驥即部銜視師。欲蕪湖令夏繼虞
証賊不受。縱兵劫掠。時留京戒嚴。清明節聚寶門啟。二十刻遽閉。游人爭入。踏死四
人。葬于文廟降神。言此地亡恙。果獲安。

女慘

左良玉自武昌東歷池州道剽土人奔避。斤肉值銀二錢。隻葱二十錢。墟市空竭。所
掠婦女二三萬。左偶聞之。欲搜集。部卒懼。頃刻推婦女江中。屍浮及於揚州。良玉日
跋扈。人心憂疑。故都督陳洪範曰。左崑山不能約束其衆。蓋有三懼。懼流寇難滅。懼
部卒一心。懼嚴旨不測。

蘆溝城

崇禎戊寅二月。城蘆溝橋南門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兩應其兆。甲申正月。賊陷
瀘安。瀘安世子□□年十六。逃外氏。被執。偽將同飯。風吹其衣。見幼所佩大金錢。為大
順永昌也。

內臣北蝗

爭生不戴端。己卯六月三日。太監崔覩覈兩浙錢糧鹽法。抵杭州。蝗始見。仰空點點。

人皆異之。明年滋蔓。接畛盈疇。能浮河港。

箕書

戊寅十二月十七日 上召箕仙 玄帝降書曰 大數九九氣運遷 漢水河邊渭水河邊投秦入楚閹幽燕寇過數畿 軍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 軍苦何堪 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奔長安 家家皇天人人皇天 大水壓入燕地烈火焚毀秦川 流冠不久即死紅眉又將發烟牛頭下走是荒年猛虎咬兔父母妻子相拋閃家家命運在天 上又問箕答曰 等閒不管閒事 崇朝將伯面前獨我寫得明白 聖上只得耐煩

悼靈王

皇五子慈煩薨時預言貴妃田氏及乘輿不利 上痛甚自禳於奉先殿已追封王謚曰靈

禁金銀酒器

癸未冬禁金銀酒器核服南都公宴列銀器或欲撤之總憲張貌山先生曰第安之非大臣此器更誰用乎尚書高璽齋深服其言

館課

甲申三月望寇且至。是日庶常謂必罷課姑往候命。首輔魏藻德以制不可廢。出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解。

元旦受朝

甲申元旦受朝。羣臣咸禮而退。上南向一拱。前此未有也。

孝陵夜哭

甲申三月十三日。孝陵夜哭。都人喧傳。張藐山先生聞之。嘆曰。雖訛言亦其應也。往鍾山佳氣鬱葱勃萃。朝夕殊狀。父老謂今日滅色。

先帝改謚

先是張藐山總憲同予私擬。先帝尊謚予擬。烈宗總憲善之。即擬烈宗敏皇帝。以語高相國輩。僉曰。烈宗斷不可易。相國曰。堯典欽命文思。獨思字未謚。以謚先帝何如。各稱善。居亡何。宗伯顧錫疇奏擬乾以下原缺